

852

# 天涯海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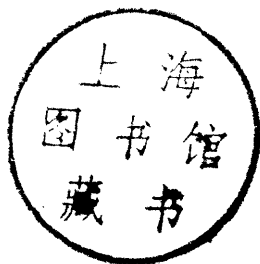


夏衍著  
四幕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36448



夏衍著

芳草天涯

— 四幕劇

美 學 出 版 社 發 行

• 1945 •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possibly '夏衍' (Xia Yan).

~~1559812~~

本劇作者保留演出，改編，廣播，攝製及其他電影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業餘，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及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

重慶 美學出版社

昆明 第十四號郵政信箱孟浪先生

上海 南京路慈淑大樓六三零號路式導律師

# 戀愛·結婚·家庭

陳願

## 本書代序

那心靈高揚的讚美，  
就是天神也不反對，  
蛾子向星球的嚮往，  
黑夜對黎明的渴望，  
從這個哀傷的人間，  
向未來的傾心愛戀。

雪萊：「給……」

不論是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當貞操祇被要求於女性一方面時，在戀愛當中，男與女是不平等的。當女性不能夠參加生產時，在社會當中，女性總是吃虧的。

不論你明白說過也好，明白暗示過也好，或是有意識的使對方感覺過也好，對於你的肯定的

一個意思一經表示，你就負有責任。

不論最初是那方面的發動，愛總是相互的，也就是說沒有那一方面可以推卸責任。拋棄對方，就是拋棄對方。並不能拿「當初是他（她）先向我要求」來更換這個動詞。

自己要活，同時也要讓人家活。她不是一件衣服，可以脫掉，丟掉，她將是一個影子，一直站在你面前。踐踏過一個女性的屍體而走向自己的幸福，把別人的痛苦鋪成道路，都是犯罪的行為。

「自由的分離」是人類踏上更高一級文化的梯子的幸福。當人類還沒有改正目前的社會的錯誤時，「自由（？）的分離」，通常總包含着「一方面辛酸的眼淚。

「壓迫人的，雖智者，亦變成了愚蠢」。損害人的，同時也一定損害了自己。

聖西門說：「看一個社會，只要看這社會中的女性所處的地位」。尼采說：「女人是我們的鏡子」。由此可以引申成看一個男人：他的心腸，他的思想，他的對人，對事，只要看他怎樣戀愛，怎樣和他妻子相處。因為戀愛顯示了人的真實，丈夫對於妻子是無法掩蔽的。

「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纔有各有各的不幸」。（這是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話）。不幸的家庭是通常的，幸福的家庭是例外。相安無事的家庭少，有裂痕的家庭多。相安無事並不一定表示這婚姻的圓滿。雙方共同的欺騙，共同作惡，共同的愚蠢，共

同的懦弱，也可以沒有爭吵。有裂痕的家庭，並不一定壞，要着意裂痕向什麼一種情形發展，要看雙方對於這發展採取什麼一種態度。

不幸的家庭多，是不是一種「悲觀」的論調呢？不是，正像說不幸的世界一樣。他並不影響我們肯定的說，幸福的家庭是存在的，今天較少，將來都是；幸福的世界是存在的，今天在人們心裡，將來一定成爲事實。

家庭是這個社會的一個細胞，這個社會的一切矛盾集中投射在它身上，顯露在構成這個細胞的兩個分子的眼前。這兩個構成分子所感覺的苦痛，正是外面所加給他們的。如果他們一塊兒採取一種積極的，並不是「嫁禍」的態度，來對待他們的痛苦，實際上，他們已經有黃金不換的幸福了。

如果妻子是被束縛在家中的人，那末丈夫就代表着外界，把外界帶到家裡。如果他把妻子當做箭垛，那麼，她自然把憎惡外界的感覺，簡單化爲憎惡丈夫。雙方都聰明，避重就輕，挑最可欺的部份洩忿；雙方都愚笨，把一個幫手看成了敵手，把一個同志誤認爲仇人。

妻子把所有的幸福想像，寄托在丈夫的高興上，但是自己把一雙腳離開地面，把生活掛在別人的衣襟上。

夫妻關係的任何一方面的獨斷和放棄都是必然使雙方同時受害的。獨斷，蠻不講理，在表面

上馬上看得出，是專制，是法西斯蒂。放棄與容忍，似乎是「民主」。不，這不是民主，這是儒怯，或是消極。因為如果是正確的，對的，那末容忍，放棄，就是對真理的退却，就是對惡的妥協。夫妻之間，反而應該有「爭吵」，這樣才能不斷的向善向美走去。丈夫與妻子是一個赤裸裸的獨立物。自私在家庭中，不穿外衣，毫無隱瞞。

有一種情形，或者說這就是我們現在智識分子間通常的情形。把結婚看做一個目的，丈夫把妻子看做享受，妻子把丈夫看做一輛車子。丈夫繼續工作向前進步，回家休息，享受享受；妻子搭上車子，就坐了下來，再也不必進步。丈夫如果造成她的甘願不動，或者不管她的坐了下來，嚴重性，那麼飛出的石子彈回來，打痛自己。他的向前的運動也必然受累，只有雙方一起進步，這運動才能繼續。幫助妻子，也幫助了自己。

夫婦是一個矛盾體，讓他們互相衝突。理智做鐵軌，人情做潤滑油，結婚的車子纔能不停地上前。

真是奇怪呀！在你的面前是這樣一個人，一個異性，你面向他湊近他握住彼此的手，擁抱他，你從他的臉上照見了自己，你發現了和你完全一致的另一個人，好像發現另一個自己一樣高興。他和你一樣是父母疼大的，他和你一樣有一雙閃着愛情和苦惱的光芒的眼睛，他和你一樣有一個呼吸出痛苦和歡樂的嘴巴，他和你一樣有一顆敏感的，同樣溫度的同樣速度的跳動的心，和你



一樣渴望幸福，哀憐弱小，爲殘暴兇橫而憤昂激動。你可以和他聯合起來，一致行動。

幽靈逗留着未去，歷史把我們割裂成個人，社會給我們安排在一個孤立的名叫「家」的東西之內，把一個男和一個女投入其中，叫他們連結一起，和其他的各個的家發生隔膜或者敵對的感覺。社會的概念在他們心中，再也沒有一點親熱的感覺。集體的存亡再也不能在他們心中發生什麼波動。最後，連這不合理的孤立的東西，也失去了意義和快樂，和存在的理由。人們便要求打破這狹籠了。單個的一座堡壘只有當牠知道自己處於全線作戰之中的時候，牠才是一座堅強的堡壘，否則，監獄也是堅固的，也是各各孤立的極小的堡壘。

家庭中的操勞，在今天大多數的家庭中，仍屬私人服役的性質，牠必須，也可能改變爲社會的事業。今天大多數女性還不能擺脫這種繁重辛苦的服役。燒飯，洗衣，帶孩子，往往剝奪了女性全部的精力和時間，其目的却僅僅維持了一個單個的家庭，並不會直接參加社會的生產。結果精力一點沒有剩餘，沒有剩餘，文化就停滯。人活着，就爲了人要活——這是無意識的。

勞動要求剩餘。結婚要求比結婚更多一些。一個人和一個人聯合，並不是取消一個——即使取消之後充實了也不行，因爲這樣變成吃人。兩個人合在一起應該仍是兩個人，兩個更豐富的人。「一加一不能是一，至少是二，應該是二以上，更多些」。（見綠川英子：「憶蕭紅」一

結婚是命運的同舟。

人不是一樣東西。

人只有不同，沒有高下。

人本身就是目的。人不是手段。

人在知識上可以分得出我比你多，你比他多，但在人的意思上，大家是相同等的。

## 前記

「你沒有寫過以戀愛爲主題的戲」。朋友們這樣對我提議。我承認這  
個事實，但我不承認這事實出於故意。

現在我打算寫了，但我寫的恐怕不是甜祕而是辛酸。

正常的人沒有一個能够逃得過戀愛的擺佈，但在現時，我們得到的往  
往是苦酒而不是糖漿。

托爾斯泰說：「人類也曾經歷過地震，瘟疫，疾病的恐怖，也曾經歷  
過各種靈魂上的苦悶，可是在過去，現在，未來，無論什麼時候，他最苦  
痛的悲劇，恐怕要算是——牀第間的悲劇了」。我同意他的話，但我不像  
他一般的絕望和悲觀。我在他的文字中抹掉「未來」這兩個字，因爲我相  
信人類是在進步。

我望着天癡想：要是普天下的每一對男女能够把消費乃至浪費在這  
件事情上的精力節約到最小限度，戀愛和家庭變成工作的正號而不再是負

號，那世界也許不會停留在今日這個階段吧。

我是從這個意義上同意托翁的話，而把「現今的」戀愛定義爲人類生活中最苦痛的悲劇的。

我譴責自己，我譴責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但是，親愛的讀者，在敘述人生的這些愚蠢和悲愁時，我是帶着眼淚的。

一九四五年春·作者·

芳  
草  
天  
涯

人物

孟文秀

孟太太

許乃辰

孟小靈

尙志恢

石咏芳

時代

民國三十三年春天到秋天

地點

廣西省的桂林及柳州

# 第一幕

民國三十三年春。

桂林，太平洋戰爭之後的一個西南最重要的文化都市。

月牙山附近的一間簡陋的瓦蓋平房，後面是一片竹園，屋前有一片空地，正面是一間客室，客室左右是兩間狹長形的廂房。是一種戰時性的臨時建築，泥糊竹壁，但是因爲主人是一個新聞記者，所以在寒素之中，也還佈景得楚楚有致。未能免俗的書畫，雜陳着書報用具的長桌，供着一瓶杜鵑花的小圓桌子，不很調和的兩把藤椅，和必要的書架、衣架之類。

太陽從前面空地斜射進來，在牆上稀疏地畫出了瓜瓞的投影。中間掛着一幅對聯，筆酣墨飽地寫着「斗酒每因知己醉，文章不爲稻粱謀」這十四個大字。

三月，一個相當和暖的上午。

孟文秀，五十二歲，年青時在美國唸政治經濟，回國後在上海一家相當有地位的報館

當過主筆，但是在事情不善迎合政治氣流，小事情上不會敷衍取巧，所以幾次碰壁之餘，就在香港的一家二三流的華僑報館當了近十年的雜牌編輯，年青時代的銳氣漸漸的消磨盡了，世俗的毀譽也就不很放在心上。香港淪陷之後，轉輾逃到桂林，在一家日報擔任了一個相當清閒的特約撰稿，憂患與坎坷在他臉上刻畫了皺紋，兩鬢間也有了些白髮，可是面色紅潤，還是相當的康健。年青時代曾經是一個全盤歐化論者，所以一直穿着已經相當破舊了的西服。

孟太太四十六歲，瘦長個子，臉上帶着病容，這是香港逃難歸途生了一場重病尚未恢復的原故。在香港就久了，所以相當懂得打扮。唯一的愛子早在西南聯大唸書，所以一直過着非常清閒的生活。

幕啓的時候，孟太太從菜場買了菜回來，似乎很性急地整理了一下傢具，看了一下時間，到廂房門口去張望了一下，然後提了菜籃回到廚房裡去。

幾秒鐘之後，大概是一個郵差經過，看不見人，喊了一聲「收信」，就從窗口丟進了一束報紙和信件。

遠遠的離江船夫叭噶的聲音。

遠遠的人聲，孟文秀提了一只箱子，滿頭大汗，從左手登場。他的好友尙志恢跟在後



面。

尚志恢四十二歲。瘦弱清癯，修眉巨眼，穿着一件半新舊的直貢呢長袍，撲質之中露  
出一種有教養的尺度。

孟（充滿了愉快的聲音）笑話，我提不動？你真當我老了？哈哈……

太（迎出來，堆着笑）啊，尚先生。

孟（把手提箱提得很高，什麼也不理會地繼續講話）告訴你，逃難的時候背了行李，我還一天  
趕了九十五里……

志（看見了孟太太，很快除下帽子，笑着說）孟太太，好嗎？三年不見了，身體完全恢復了沒  
有？（看了一下這間屋子）唔，地方很好。

太（接過了文秀手裡的箱子）多謝。（向外面望了一眼，意外地）怎麼，尚先生一個人，太太  
呢？沒有來？

志（支吾）唔，她……（停了一下之後）沒有來，就在家裡。

太（爲了表示失望，表情有一點誇張）這爲什麼呀，不一起來，你們又沒有孩子。（邊說邊把  
客人讓進屋裡，回頭對文秀，低聲）沒有行李？

孟（好像沒有聽見）啊，熱得很，桂林的天氣啊……請坐，你累了，從火車站到這裡，算遠不

遠，算近不近……（脫下上衣，胡亂地望椅子上上一丟，對太太）對不起，太太，給端盆水好不好？瞧我滿身是汗。

太（沒有理他，接過尙志恢的帽子，殷勤地）隨便一點，尙先生，屋子裏滿七八糟的，不成個樣子。

志（欠了欠身）那裡，還不是很……

孟（接過話來）咳，打仗嗎，管得什麼，聊避風雨，已經够了，哈哈。（摸出一條手帕來揩了揩汗，拉過一把椅子來坐在志恢對面，興沖沖地）紫暉，不論怎麼說，你太太不來，這對我們總是一個很大的失望，（望了他太太一眼）她呀，昨天晚上忙了半夜……

志（低着頭）那真是太……

孟（對太太做了一個作弄的表情）太太，這不是我在你面前誇獎別人的太太，講起啄芬，不論在什麼時候，我總要替她捧場，祇有她，我說，够得上說是一位合乎現代標準的……文化工作者的太太，講氣質，講學問，講爲人……

太（又是你，昨天晚上不是我先說，尙太太真是一位……）

孟（攔住了她）好好，算了，在這一點上，總算咱們倆意見完全一致。哈哈，好吧，給端盆水吧……

太（瞪了他一眼）瞧你，人家尙先生來了，談幾句話，你就這樣那樣的……

孟好好，我自己去，可是，太太，客人來了，總得倒杯茶吧，有開水沒有？

志別客氣，老孟，……

（孟太太急忙地拿出茶杯，從熱水瓶裡倒水沖茶。）

孟（舒服地伸直了腿，摸出一個煙斗來抽煙）紫暉，一路上走了幾天？廣東方面……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青年直闖進來，這是許乃辰，二十五歲，相當的結實高大，紅潤的臉，淡灰色的西裝，似乎跑得很急，把上衣挽在手上，額上淌着汗珠，一進門略略對文秀點頭招呼了一下，看見有客，就很快地一轉身走向右邊的前廂房門口，叩了兩下門。）

許小雲。

（孟太太回頭來對他投擲了不歡迎的一瞥。然後冷冷地）

太還沒有起來。

孟（怕太太的冷淡會引起反感，陪着笑）有什麼事嗎？小許先生，她昨天晚上回來得很晚。

許（勉強地一笑）我知道。可是……（又重重地叩了兩下門！高聲地）小雲！

雲（門裡，帶睡的聲音）誰呀！

許是我，九點半了。

雲（嬌慵而帶媚刀的聲音）等一等。

（志恢抬起頭來，將這位莽撞的青年打量了一下，於是文秀趁小許有一點進退失據的時候，上前一步，對志恢——）

孟 這位是許乃辰先生，（然後回頭來用鄭重的調子對乃辰說）這位是尙志恢先生，有名的心理學家，中山大學教授。

許 （有一點意外，仔細凝視了一下，然後殷勤地）久仰得很。（伸出手來）  
志 （握了握手）初次見面……

（這時候前廂房門無聲地拉開，輕盈地走出了一位濃纖適中，修短合度的少女，長眉鬢髮，大而黑的眼睛，統直的鼻子下面是一片嬌豔的朱唇。繡着一個小紅字的白襯衫，深藍色的男裝長褲，當她穿着拖鞋的一只脚跨進客堂的時候，發見了叔叔家裡來了一位生客，好像吃了一驚，輕輕地聳了聳眉毛，便又驚鴻一瞥地退回去了。）

孟 小雲！（看她走了之後，回頭來笑着對志恢）時代儘管時代，女孩子們沒有梳洗之前，怕見生客，終於還是沒有例外。哈哈……對了，這是我的一位遠房姪女，一直就在上海。

志 （目送着她的後影之後）噢，才來的？一直不會聽你說起。

許 （向廂房走了兩步，看見小雲又進去了，祇能回過身子，若干拘謹地，向尙志恢說）尙先生

從廣東來？這一次是——

志 噯，沒有什麼事，祇是看看朋友。

太 （從桌上拿起那東方才郵差投進來的信件，看了一下，好像有意使乃辰不快似的）請你帶給她吧，（自言自語）咱們那位姪小姐呀，每天郵差來的時候總是這麼一大把。（像是問人，像是自語）那來的這麼多的信呀？

許 （接過來隨手翻看了一下）唔，都是她從前學校裡的那些同學。

太 （有意）噢，她的同學？她在上海的同學都到桂林來了？（故意諷刺）好像有封重慶來的航空，那名字不是一位有名的音樂家！

孟 （不讓她發展下去）太太，到後面去張羅一下吧，讓許先生跟尚先生談談……

太 （冷笑）好的，你們談談，怎麼的，小雲還不出來？（這才走向後面，給文秀掛了衣服。）

許 （重新面對着志恢）尚先生以前在上海……

雲 （在房內的聲音）小許進來。

許 （幾乎是反射的地站起身來，連忙向志恢）對不起，就來。（一溜煙的走進廂房去了）

太 （站在到後邊去的門口，鼻孔裡哼了一下）這是個什麼樣子。清早就來，深夜不走，一會兒吵架，一會兒又手牽了手出去。……

孟（拚命的對太太搖手）噓——（低聲）會聽見的。

太（反撥）怕什麼？我偏說。（然後解嘲似的對志恢笑了笑，回到後邊去了）

孟（目送太太走了之後，把椅子拉近志恢，低聲地）噯，老尙，這是一種什麼心理？太太們上  
了一點年紀，對年青人的——特別的對年青人的男女關係，總是看不順眼，哈——（好像怕  
被別人聽見，連忙把笑聲煞住，望着志恢）

志（沈默了一下，不回答他的問題）這位許先生是——

孟（噴了一口濃煙）他，小雲的朋友，（微微的一笑）不，應該說，她的朋友裡面的比較的親  
密的一位。

志（笑了笑）不；我問的不是這個問題。

孟噢，他是離江中學的文史教員，人很不錯，……唔，對了，咏芬在上海的時候，辦過補習學  
校，現在，沒有在外面做事，兼一點課，或者……

志（斂了笑容，低聲）沒有。

孟那，爲什麼？你們又沒有孩子，她正可以……

太（依舊禁不住興奮似的端了一盆臉水進來，插嘴進來）你們在說尙太太？

孟對了，我在說，家有賢妻，是人生的一大幸福……

志（好像不願把這話講下去的樣子，站起來反背着手，望着掛着的書畫，故意把話題拉開，回頭望了文秀），唔，這對聯，有意思，這正好表現了你的性格。

孟 那裡那裡，這年頭兒，那兒還談得上文章？剪刀漿糊，剪剪貼貼，還不是爲了生活。哈哈……

太（插嘴進來）真是不怕尙先生笑話，講生活嗎，越過越不像話，這一年來，桂林的物價……（把一塊絞好了的手巾遞給志恢，很快地繼續下去）譬如買一塊毛巾，就得化上四五百塊，講起來，真像是做夢……

孟（攔住了她）唧唧，又是這個問題，太太，老朋友見了面，講講別的好不好？哈哈……

太（根本沒有理會他）尙先生，你看，這場仗還要打多少年呀？真的要打到……

孟（膘了她一眼，搶着說）唔，日子也過得真快，紫暉，兩年多不見，我看你也蒼老得多了……

志（振作了一下，浮着微笑）是嗎？（停頓了一下，然後有深意地反問）你看我老了？

孟（再將他端詳了一下）唔，有一點……有一點憔悴，你太辛苦……

太（殷勤地遞了一支煙，邊說）別信他胡說，我看尙先生反年青了。

志（欠欠身）多謝，我不會。（然後面向文秀）不，老孟講得不錯，我自己覺得這兩年確是老

得多了。老孟，世界上有白了頭的青年，也有三四十歲的老者。我說，心的蒼老，比身體的蒼老還要可怕。

孟（似乎感到有點意外）什麼，你說，你心老了？笑話，我不相信……

志（依舊帶着寂寞的微笑）不信，可是我自己有這種感覺。

（孟太太不歡喜談這類問題的，自己點上了一支煙，又像想起了什麼事情似的跑回後面去了）

孟（回頭看了他太太一眼，把椅子拉近一點）爲什麼？

志我自己也不知道。

孟（突然的縱聲大笑起來，然後重重地拍了一下志恢的肩膀）還虧你說，一個專攻心理學的教授，不知道自己的心爲什麼蒼老？哈哈……（然後很快地收住了笑）你有什麼麻煩？在學校裡有什麼麻煩？還是地方上，說說……

志（似乎不想繼續下去了）好啦好啦，你別太嚴重，讓我們談談別的事吧，這屋子一共幾間？自己蓋的？

孟（遲疑了一下，感到了對方的憂鬱，祇能隨附着他）自己蓋？嘿，這年頭兒談何容易？單講租地，也化上了兩萬五千……



太（端了茶盤進來，給志恢酌了一杯茶，用感慨的調子說）沒有用人，什麼都得自己動手，我們這位先生嘛，又是天生的窮人貴相，茶到手裡，飯到嘴裡，什麼事情都懶得沾手。

孟 噯噯，一見面就暴露！可是，老尙，我只要一句話就可以反証一切。太太，這泡茶的水是那兒來的？不是我一桶桶的從河邊提來的？

太（反撥）提水又算得什麼？別的事呢？（不自覺地笑了出來），尙先生，說實話，能够這樣的安定下來，還不是你的恩德？從香港逃回來的時候，要不是在曲江得到你的幫助，真的會當難民，不是病死就是餓死的。

志 這算得什麼，孟太太太客氣了。祇是，那時候力量不够，你知道，二十年來，老孟一直像小弟弟似的照顧我的。

太（她的脾氣是常常不能傾聽旁人的話的，祇管自己說）尙先生，你還能認得出？這件衣服……

志 什麼？

太 這件旗袍，還是那時候你太太送的。（感嘆）唉，真是一位好太太，好客，心眼兒好，看見旁人沒有，什麼東西都拿出來。

孟（一半是作弄）所以說呀，看看旁人的榜樣，也做點榜樣給旁人看。

太（火辣辣地）什麼？你說我……什麼？

孟（連忙退却）沒有沒有，隨便開開玩笑，哈哈，紫暉，你看我這個脾氣。

太（失掉了發作的對象，一轉念）幾點鐘了？

孟（舉起手來看表，忘記戴上了，連忙摸袋，有點急）怎麼的？唔，喔，對了，在床邊的桌上了。你去看看……

太 這個人啊，真是記性壞……（轉身，忽然聽到小雲房間裡傳出了一陣愉快的笑語聲音，於是，反感地瞪了瞪眼）像個什麼樣子，年青的女孩子，真是……（又急忙忙地跑進去了。）

孟（對志恢做了個滑稽表情）看見了沒有？我方才跟你說過的這種心理上的偏見。

尙 什麼？

孟 我說，太太們對於男女問題的不正當的心理。看見年輕的女孩子有個把朋友，稍為親密一點，便——（怕被旁人聽見，放低聲音）便疑神疑鬼，少見多怪，其實嘛，這有什麼不好？紫暉，舊式女人有這種毛病不算奇怪，而受過新教育的女人也和他們一般見解，這一點我就覺得——奇怪。

尙（不上勁）唔，這是……

孟 當然咯，這是一種社會原因，一種年深月久的習慣，所以……（打了一個哈哈）這就不能單

怪我的太太。

志（在他臉上掠過一陣陰影，搓了搓手，然後慢慢地抬起頭來）老孟，你，還跟以前一樣的是

一個 feminist ？

孟（意外）爲什麼不？難道你——

志（假如你還跟從前一樣，那麼你很幸福。（他的調子已經很悲愴了）

孟（感覺到他悲愴，更覺得話中有因了，追問）你，你難道已經變了？你不是說過，女性是  
人類的太陽，是人生的花朵，是……：

志（連忙攔住了他）那時候太年青，太愚蠢？

孟（斂了笑容）紫暉，還爲什麼？你受了什麼刺激？再不然，你跟咏芬之間有什麼……（把語  
尾省掉，強笑着）兩口兒吵架？

志（無言地站起來踱了幾步，然後打定了主意似的問）老孟，你猜我這次到桂林來，爲了什  
麼？

孟 爲什麼？看看朋友，休息一下。

志 我沒有這種福氣。

孟 那麼，轉換一個環境，或者是看看桂林的山水，人物，而醞釀出一種思想？

志（輕輕地搖了搖頭）

孟 那爲什麼？說明，爲什麼不愉快的事情？

志（沈默了一陣之後，寂寞而苦痛）爲了逃避。

孟（意外）逃避？逃避什麼？（向四週看了一眼）

志 說了你不相信。

孟 說呀，爲了什麼？

志 逃避咏芬，（停了一下）你們再三誇獎着她的那位賢慧的太太。

孟（一楞）咏芬？逃避她？這爲什麼？

志（打定了決心）逃避她的暴虐，侮辱，無理取鬧。（激動之餘，長長地透了口氣）

孟（表情僵硬起來，想了一下，搖搖頭，勉強笑着）我，不相信，不會，你跟我開玩笑。

志（繼續走了幾步，像是自語似的）誰也不會相信。誰也想不到一個人在幾年之間會變得這樣

利害。

孟 誰變了，她，咏芬？變得怎麼樣？（憂慮地望着他，做個手勢要他坐下來，然後）紫暉，慢

慢的說，我聽聽，你不要太激動。

志（無言地坐下來，蒼白的臉上帶着惶惑的表情，想要痛快地說，但也像還有一點顧慮和忸怩

孟 說呀，老朋友之間，有什麼事不可以說的？

志（振作了一下，重新開始）老孟，你還記得在抗戰前一年你在上海講的一句話嗎？你打過一個比喻。

孟 什麼比喻？

志 你說，兩個性格碰在一起，像機器上的兩個齒輪……

孟 對了，我說過，你我，咏芬，三個人在靜安寺路的一家咖啡店裡。

志 你說，這兩個齒輪起初也許不很配得圓滑，可是機器開動了之後，在過程中，就會變得非常的合致。

孟 是啊，那時候你很積極，咏芬嘛，似乎還有一點……

志 可是老孟，我現在可以補充你的這個比喻，這之外還有一個可能，兩個不配合的齒輪也可以一下子碰壞，使整個機器破壞。

孟（沈默地注視他，漸感事態嚴重）

志（冷晒）現在，我們是後面的一個結果，破壞。

孟 破壞。紫暉，你不能太倔，這不是兒戲的事情，有什麼事情，你一定得忍耐。

志 你以爲我是一個庸莽的人嗎？說忍耐，我已經忍耐了五六年了，說實話，從二十八年離開上海，就一直過着不能忍受的生活。

孟 那爲什麼？紫暉，事情來得太突然，你的話講得太籠統，……現在是在打仗，什麼都不正常，中國又是這麼一個社會，誰都得受點委屈。因爲誰都有苦痛，我不相信你們之間，有什麼不可以解決的問題。究竟爲了什麼？

志 （想了一想，斬釘截鐵地說）爲了生活。

孟 生活，你說？

志 唔，爲了生活。這是一個根本問題。也是一個無法調和的矛盾，一個人的出身決定了一個人  
的生活態度。老孟，你知道，她的家庭，她以前的生活。

孟 （態度變成非常的嚴肅，幾乎是用一種激訓口吻）祇是爲了這個？那紫暉，這是你的責任。

志 （有意外之感）我的責任？噢，你說生活上的責任？那我一點也沒有逃避和推託。

孟 不；我沒有說你推託生活上的負擔，我說，如何處理生活，這是雙方的問題。而在今天，男人的責任更大，更……

志 這我知道，可是。

孟 （用手勢阻止了他）等一等。方才你說到咪芬的出身，她以前的生活，那些事不是在你們結

婚之前知道得很詳細。紫暉，這些年來，我不相信像你這樣一個有能力的人，不能幫助你的太太。

志（心情暗淡，低聲）幫助她？幫助她什麼？

孟（宣告似的）幫助她進步。

志（興奮起來）所以我說，你很幸福，因為，你還能相信一個原則，相信一個抽象的理論。起初，我也這樣相信，可是，你以為改造一個人是這麼容易？假如你今天見到她，跟她談上幾個鐘頭，你就會知道，你不能相信她是一個進過大學，參加過救亡工作，懂得……

孟（笑了，搖了搖頭）我沒見到她，我不能做結論，可是我也有經驗，一個人在激動的時候，批評就容易過火。

志（慘然地嘆了口氣）我，過火？

孟（沒有理他，繼續下去）退一步說，假如咪芬真的已經變得和你所說的一樣，那麼，我說，（停了一下）紫暉，我說了，你別生氣……

志（搖了搖頭）

孟 那麼我說，（態度更嚴肅了，可是充滿了憐憫）在這個社會裡，因為女人受了雙重的壓迫，所以，（一個字比一個字重）當她們犯了錯誤的時候，她們也應該受到雙倍的寬容。（講完）

了一段話，然後漸漸的露出笑容來，親切地拍了一下志恢的肩膀。這又是一個原則，一個抽象的理論？哈哈……

志（想要反駁，可是自己抑止了，無言）

孟（使勁地在煙斗裡塞滿了煙，然後，好像有意地將煙拉開）對，你可以笑我是一個女權論者

，譬如說，對於我這位新來的姪女，人家不了解她，誤會她的時候，我就根據這個原則……

志（漸漸地抬起頭來，斜睨了文秀一眼）不了解她？

孟對呀，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性格，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生活習慣，方才我太太說她的朋友多：

……

（房門呀然的拉開，小雲翩然地走出來了，經過了一番梳洗，更顯得酒壺輕盈，丰姿出俗，稍稍長了一點的鬢髮左右編成兩股辮子，鬆鬆地擺在潔白的頸上，一雙長睫毛的限睛晶瑩黑亮，顧盼流光，使人一見之下立刻造成一種新鮮明麗而又充沛着智性的印象。許乃辰遲一兩步跟在後面，他本來也算是個出落得不俗的青年，可是站在她後面就顯得異樣的平庸，異樣的蹣跚。志恢不自禁地站起身來，這多少有點突如的舉動終止了文秀的談論，慌忙回過身來做了一個習慣性的吃驚的表情，拉開椅子，準備給志恢介紹。

志好，小雲，我來給你們介紹。



雲 不用的。（嫣然一笑）尙无生，（似乎很熟脫地伸出手來）我們在上海見過。

志 見過？（握了握手，有點不相信的樣子）

雲 是啊，（又像作弄似的笑了一笑）十年之前，那時候我還是個梳兩條辮子的孩子（隨便地坐下來）

志 （勉強地被逗着笑了，呐呐地）十年之前，你還認得？

雲 當然不認得了，可是方才小許講啦您的名字。

志 噢。（她的自然與大方使自己感到侷促起來）

孟 尙先生一定不會記得的了。有一次你到清心女中來演講，舉行智力測驗，那時候我是「初中一」的代表……

志 （點了點頭）唔，日子過得真快。

孟 可是，您一點也沒有變，跟我叔叔比起來（看了文秀一眼，調皮地笑着）……我們都叫他老頭子了。

孟 （緊接上來）那，怎麼可以跟我比呀，我比他大上十歲，你問他，他出國後的那一年，我已  
經……

孟 可是，（對志恢）叔叔實在沒有老，他在見解上很年青，在這個家庭裡，他永遠是民主派。

孟 好啦好啦，高帽子不用戴，好小姐，到廚房裡去幫幫你婆婆的忙吧，尙先生來了，大家敘一敘。

雲 (做了一個爲難的表情) 可是，不行啊，我要出去。(對「老頭子」繃話，她是慣於用一種愛撒嬌的女孩子的態度的)

孟 (誇張地) 出去？爲什麼？(打量了一下她的服裝，回過身子來對小許發話) 年輕人，爲今天請你，做這位尙先生的陪客，好嗎？交換條件是今天別帶她出去。

許 (有點羞怯，也有點得意) 這怎麼是我呀，她自己已約好了旁人……

孟 旁人？誰呀？今天又是什麼會？

雲 (搶着說) 別冤枉他，今天是張曙的忌日，我們幾個朋友打算去給他掃墓。尙先生認識張曙？聶耳以後，他是一個最好的作曲家。

志 (搖了搖頭) 不，(用嘆息的口吻) 在鄉下住了幾年，外面的事情都隔漠了。

雲 (睜大了眼睛) 那爲什麼？在上海的時候，尙先生不是有許多藝術方面的朋友？

志 (依舊聲調低沈) 噯。也說不出什麼理由，祇覺得(苦笑)懶散，不上勁。(茫然地望了一下這位洋溢着生命力量的少女) 環境的力量，實在太大。

雲 可不是？這兒也是一樣，什麼一點小事情也做不出來。

孟（接上來了）桂林還是好吶，你到旁的地方去看看，那簡直是一池死水。

雲（熱心地）那爲什麼？在抗戰中，這是一種什麼現象？麻木，冷淡，我覺得大後方還不及上海緊張。

孟 那原因多得很，第一，我以爲是由於……

太（束了圍裙，忙碌地從後面出來，望了望文秀的悠閒的神氣，冷然地）又談上了第一，第二，老太爺，到後面來幫幫忙好不好？

孟（反射地站起來）幫忙？好，打水，還是……

雲（愉快地迎上一步）嬌嬌，我來幫您吧，叔叔，抬水，我跟你去。

太（分明是假意）雲小姐，不用，你陪客人談談。

雲（在她嬌嬌前面正如小鳥依人，親熱地拉她坐下來，一邊淘氣地對文秀擠了擠眼）嬌嬌，你息息吧，時候還早吶。（拉着文秀走到門邊，回頭來一笑）叔叔，走吧。

太（反射地站起來）不，雲……

許（已經看了兩次手錶，忍不住開口了）噯，你倒底打算去不去呀？人家在等吶。

雲（在門邊回過頭來）就來，等一等。（就像風也似的出去了）

許（站了起來又找不到講話的對象，又祇能坐了下來）

太（用圍裙揩着手，對志恢）瞧我們這位姪小姐，又能幹，又懂事，一天到晚，忙呀忙的，真不知道那來的這股勁兒。

尙（陪她笑了笑）孟太太，別太忙了，老朋友，不要太客氣。

太不忙，尙先生，說實話，忙也忙不出什麼來啊。真是便飯？（抬頭望了一眼小許）小許先生，怎麼樣，今天不忙吧，在這兒便飯，好嗎？陪陪尙先生。

許（客氣地，他對孟太太總似乎有點警戒）不，小雲約了幾個朋友。

太（搖搖手）別理她，她呀，那一天沒有三個兩個約會，小姐們失個把約，算得什麼？（笑了笑）真是，咱們這位小姐呀，一到桂林，這兒就平地熱鬧起來，今天這兒開會，明天又是什麼人約她聚餐，對了，方才忘了給你介紹，她是一位——（想了一想）歌唱家，嗓子真好，……上個禮拜我被文秀拉去參加了一個什麼文化界的晚會……

許（似乎不願意聽孟太太的嘮叨，替小雲解釋似的）以前她在上海，跟一位俄國女高音施蒂潘維娜學過唱。

太（接上來）對了，那晚上她唱了一支「丈夫去當兵」，真好，（抿着嘴笑了笑）可是我說呀，雲小姐唱這個歌，聽起來，總有點不很好受。

許（他好像受了傷）那，爲什麼？

太（聳了聳眉毛）不是嗎？雲小姐還沒有配親，怎麼好意思唱什麼「丈夫」呀「老婆」呀的話呀？

許（鬆弛了一點），那有什麼，唱歌嘛！

太唱歌兒，那得有個身分啊，譬如說，——（看了志恢一眼）尙先生，我說的對不對？

志（笑了笑，正要回答）——

一陣笑聲，小雲已經蹶進來了，淘氣地笑得喘不過氣來，指了指自己沾了水漬的長褲，對孟太太——

雲快去幫幫他，嬌嬌，叔叔的鞋子襪子，全打濕了……

太，又是，（放棄了爭論的企圖，對志恢）這個人呀，真是；什麼也不會……（有一點誇大的表情，氣烘烘地走到後面去了。）

許（站起身來，把自己一塊白手帕遞給小雲，用取好的口吻問）怎麼的？你們——

雲（輕輕地搖了搖頭，用兩個手指從褲袋里取出一塊分明是男人用的大手帕來，一邊措手，一邊向志恢問）尙先生，你們在談些什麼？

志（心情在這種融協的空氣中轉換過來，稍稍振作了一下，望着她說）方才？唔，你嬌嬌在誇你。

雲（很快地）誇我？誇我什麼？聽聽。（坐下來，流盼了一下似乎有點失望的小許，不爲第三者注意地做了一個輕微的嬌態，歪着頭旁白了一句）打翻了一桶水，繩子斷了，你瞧。

志（等你回過頭來的時候，慢慢地）孟小姐以前在上海學過唱？

雲聽我叔叔胡謔。（嫣然一笑，然後有意使對方意外似的）在大學裡，我唸的是農科。

志是園藝？

雲不，農業經濟。（停了一下，好像受了一點委屈似的，歪着頭問）尙先生，你說，女孩子學農科祇能學學園藝？

志（有點窘）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雲（把手帕塞進口袋裡的時候，碰到了方才孟太太交給她的一束來信，摸出來邊拆邊說）喔，信還沒有看，（又向志恢復）尙先生，您覺得我學農科好嗎？

志好啊，很好……（面對着一對求知欲熱烈的青年，彷彿又回到大學裡課餘和學生們談話的情緒了）特別是農業經濟。

雲爲什麼？

志（多少的有了一點遲疑，然後）因爲，中國是個農業國家，一般的說，中國革命問題實在也就是一個農民解放的問題。

雲（她的眼裡驕然的放出光來，把椅子拉近志恢一點，勝利地纏了乃辰一眼，幾乎以一種叫喊的聲音）怎麼樣？聽見了沒有？你完全不懂得這個問題的重要，所以，你儘說不相干的廢話。

○（很快地回轉身來向志恢問）那麼尙先生的意思，是贊成我把學科繼續下去？

志（有一點奇妙的躊躇，小雲講話的神情真像十年之前就是他的朋友一般的熟脫，自然得體，也沒有一點俗氣和做作，半小時前還是堅定地承認自己不再是一個女性中心論者的他，這時候像又漫不經心地踏進了一個從來不曾涉足過的青春的絢爛花園。有一點惶惑，三月的太陽也使他感到了一點熱意，有意的避開了小雲的視線，努力用平靜的調子說）把學科繼續下去？你的意思是……唔，你們之間對這個問題有了什麼爭論？

雲（很快地說）不，您說你的意見——

志不，（他自己感覺到在這個玲瓏剔透的女孩子前面，自己的口才是如何的拙訥了）我不很懂得你的意思，……你說，在學校裡把這門學科唸完？（小雲點了點頭，於是他想了一想）那，你不覺得……？

雲（很敏捷的接上來說）喔，我懂，你說，在現在的大學裡，對實際問題沒有什麼好處？

志對了（慢慢地抬起頭來，他的眼線正和小雲的碰在一起，鎮定了一下自己）因為我在大學裡教課，所以我知道，（微微的一笑）教的全是些離開實際的東西。

雲 噯，這之間就是一個矛盾，（她把眼光慢慢的移到才拆開的一封信，邊看邊說）一方面說，覺得唸大學沒有意思，可是不唸書吧，在這社會裡，又是陰沈沈的沒有一點兒生氣。

許 （他已經不耐的看了兩次手表了，終於禁抑不住地打斷了他們的談話）噯，你打不打算去呀？十點一刻，怕他們已經走啦。

雲 （一瞥）走啦？（好不容易才想到了昨天的約束）喔，那麼，你先去，好嗎？讓我看完了這幾封信。

許 那，不如乾脆不去。（似乎有點生氣了）

雲 （沒有理會他，眼光一直看在手裡的一封信上，忽然，好像想起了一件愉快的事情一樣，把信舉了一下）尙先生，今兒下午沒有什麼約會？

志 什麼，今天下午，沒有什麼。

雲 那好極了，下午我們幾個朋友有一個約會，歡迎你來參加，好不好，都是些頂好的孩子，很隨便，有時候聽聽唱片，有時候交換一下時事意見，好嗎？三點半……

志 （想了一想）在那兒？

雲 就在這兒不遠，能去，那太好了，大夥兒一定會高興的，跟大家談談時事，再不然就講一點曲江方面的消息。



志 可不行吧，我，什麼也沒有可以講的。

雲 好，說定了，小許，麻煩你走一輪好不好？把老李和小郭他們都約了來。

許 （沒有好口氣）那麼，你昨天自己約的，不去了？張曙的……

雲 （猶豫了一下，站起來對小許做了一個打不定主意的表情，嬌慵地）想去，可是，我還想跟  
尚先生談談，（用央求的聲調），你去，說我有事……

許 我去？我去替你圓謊？

志 （感覺到他們兩個間的微妙關係，覺得應該講話了，伸了伸身體）不，孟小姐，您跟許先生  
去吧。反正，我在這兒還有一個時候就攔。

雲 不，我不去了，把尚先生丟在家裡，過會兒嬌嬌又會囉嗦。

孟 （換了衣服從裡面出來，性急地向志恢問）噯，你身邊帶了圖章沒有？

志 （不懂他的意思）圖章？什麼用？

孟 有一個電報，大概寫錯了門牌，送到後面人家去了，碎石打來給尚某人的，那一定是你的了。

志 （緊張起來，迎上了兩步，獨自似的）電報？怎麼會知道我在這……

孟 （催促他）帶在身上？圖章。

志（勉強鎮抑住混亂，含糊地回答）好吧，我去看看。（跟着文秀進去）

許（拿起了方才擱在椅背上的上衣，做了一個要走的姿勢，可是看見小雲毫無有走的意思，祇能站在門口，不作聲地等待）

雲（看完了信，隨便地放在棹上，走到小許身邊）怎麼啦？

許問你呀。（反詰）到底去還是不去？

雲（聳了聳眉毛）不是剛才說了，你代我去一下。

許我才不。

雲那麼，你在這兒陪尙先生，我去。

許這是什麼意思？

雲沒有意思。

許（忍無可忍地瞪了她一眼，拔腳就走）哼。

雲（連忙拉住了他，禁不住撲赤的一笑）啊喲，你呀，幹嗎老跟我齜扭呀？

許我？我跟你齜扭？你還是我啊？（把一肚子的怨氣宣洩出來，聲氣顯得異樣的粗糙）

雲（儘笑，望着他，好一會之後）好啦好啦，算我不是，好嗎？給我走一躺，下午還有一個會

呢，約老李和小郭，好嗎……

許（脫口而出）我不是你的聽差。

雲（歪着頭笑，然後噪着嘴低聲地）你是！

許我——？

雲（刷的背轉半個身體，同樣低聲，帶着媚態）你說過的。

許（又羞又窘，又作了一次走的姿勢）不跟你胡謔！

雲（攔住他，望着他）好好，好孩子，這算什麼，瞧你，汗也急出來。（把作弄和憐惜融合

在一起，很快地從袋子裡掏出那塊大手帕來，可是，當她準備替他揩汗的時候，小許很快地避開了她）

許（冷笑地把眼光緊盯着那塊手帕，用啞聲說）這，誰的？

雲（好像沒有聽到他的責問）人家好心的給你揩汗。（一點也不顯得異樣地把手帕塞回袋子裡

去了）

許（緊追）我問，這塊手帕。

雲（把一些愠意禁抑下去，拉他坐下來，噪了噪嘴）我就頂不歡喜你這種過分的嚴重。

許（鼻孔裡哼了一下）嚴重，好吧，你輕鬆，你隨便，你把別人的——（感情衝塞起來）你，

欣賞別人的苦痛。

雲（終於，在她臉上掠過了一陣寂寞，慢慢地離開了他，似乎很疲倦地把手撐在棹子上，微微地透了口氣，坐下來，沒有聲音）

（兩個人僵着，一陣離江船夫的吆喝聲音）

許（似乎悔恨自己的粗莽了，感情平靜下去，走到她身邊，輕輕地把手按在她肩上，看見她沒有反撥，放了心，低聲地）生氣了？

雲（幾乎聽不見的低聲）沒有。（用手掠了一下鬢髮，好像從暗雲中透出陽光，愉快地一笑，仰望着他）氣平了沒有？我陪你去，好嗎？

許（倒反而覺得羞怯起來，連忙）好啊，當然。（有一點孩子作嬌的神態了）

雲（很快地站起身來，然後用教訓似的口吻說）把心眼兒放寬一點，（隨手把方才丟在棹上的信件拿起來，你瞧，這都是我的朋友，也都是你的朋友，（把眼光射他））況且……（停了一下）朋友與朋友之間，是不該——（把後面的話省略掉，又粲然地笑了）

許（上前一步，感動地握了她的手）小雲，可是——

（小雲輕輕地退後一步，避開了他，這時候神色緊張的志恢和文秀已經回進來了。）

孟 我說對了。（帶着笑，邊走邊說）我說，你不能把事情看得太嚴重。

志（跟在後面，有點出神）可是，她怎麼會知道我到這兒來呀？

孟（直率地）那還不明白，在桂林，我，總可以算是一個你的老朋友了吧，祇要你到了桂林，還怕你會不來看我？告訴你，太太們的感覺是敏銳的，特別是在判斷先生們的行動這一點上。

。（大笑）

太（一邊用白圍裙揩着手，遲了一步跟進來，不等他們說完，插進來說）是尙太太要來了？幾點鐘的火車？

孟（從志恢手裡奪過電報來看了一下）唔，昨晚上海衡陽打出的電報，那，一定是下午五點的  
通車……

太那好極了，尙先生，我早說了，你們爲什麼不一起來呀……（然後回過頭來用命令的口吻）  
你得去接接車，尙太太沒有來過桂林。

雲（很快地迎上一步，用愉快的調子向文秀問）叔叔，尙太太來的電報？幾點鐘到？

孟一定是通車，五點……四十五分吧？小許先生。

許（一楞）唔，是吧。

雲（很快地）那，下午的會得提早一點，小許，走吧。（矯捷地回進房去，拿了一件紫紅的毛絨短外衣出來）

孟（對小許，有點質問的意思）那兒去。又是。快吃飯了，你們——兩位陪尙先生談談，……

許不，方才說過的，她先有了一個約會，還要去通知幾個朋友。（志恢不自禁地打量了小許一眼）

志（好像失却了主張，似乎惶惑又似乎就寢，走了幾步之後，回過身來，欲言又止，小雲從縫毛氏下面溜了他一眼。他勉強鎮定下來，對文秀）可是——

雲 尚先生，對不起，我們出去一下，下午一定請你參加，地方很近，我就回來帶你。

太（夾上來）又是什麼？……

志（心不再焉地點了點頭，可是當小雲走到門口的時候，驀然想起了似的，性急地）喔，孟小姐，真對不起，恐怕，下午的那個會，怕不能參加——

雲（睜大了眼睛）爲什麼？（想了一想）不要緊，尚先生，我們提前一點開始，隨便談談，我跟叔叔同去接火車，好嗎？（有含意地一笑）

志不，我也許……（遲疑了一下，然後）還要到旁的地方去，……

太（接上來）什麼，你說。

孟（從容不迫地用手制止了他太太，然後對小雲）好吧，你早去早回，尚先生，包在我身上，一定來參加。（然後用手指着自己）你們，不邀我參加？小許。

許當然要的。

雲（聰明人知道這事情背後的陰影了，不再問下去了）好吧，（拉了一把小許）走吧，尙先生，再見。（下）

志 再見。（茫然）

太（和文秀耳語了幾句，文秀用同情制止了她，於是用驚奇的眼光看了志恢一眼，然後故意對文秀嘮叨）又是又是，真是，真是，難服侍的藝術家脾氣，（一半是說給志恢聽）預備了飯吧，一會兒走了，不預備吧，一會兒又帶來幾個生客；時髦小姐，真是……（不勝感慨似的搖頭，又急急忙忙地跑回廚下去了）

孟（目送太太走了之後，悠然地點上了一斗煙，用手指着方才志恢坐的那把椅子）紫暉，坐下來談談，什麼話也不要隱諱。

志（茫然的坐下來，痛苦地抓了一下頭髮，低頭不語）

孟（悠然地吐了一口青煙，然後慢慢地）我忘了一本什麼書上看到過一句話，（又重重地吸了數口煙，把眼睛望着地上搖曳着的竹影，用感慨的調子）他說：『聰明的大夫，像一個老練的船長，風浪大的時候，最好把帆鬆下來，靜靜地希望，等待。』（停了一下，抬起頭來，用充滿愛情的眼光望着他）我們中國人還沒有一個民主的傳統，即使在家庭裡面夫婦之間。替自己想一想之前，先替她想一遍，不，我要說，先替對方想三遍五遍。意氣解決不了問題，紫

暉，你肯聽我的話嗎？」

志 你的意思——？（低頭）

孟 過一會，像根本沒有那回事一樣的去接她的火車。你怕她再跟你吵架？不會。你先得來表示你的平靜。你帶着笑去迎接她，告訴她，桂林的風景很好，是一個值得一看的地方。（突然笑出聲來，猛然的用力在他肩上一拍）這一下，你不僅就解除了她的敵意，而且還保住了她的體面。表示了你就沒有把這件事情告訴過朋友。當然，祇有你們兩個的時候，她少不得還會提起過去的問題，那時候，你開開自己的玩笑，承認自己的孩子脾氣，那不是一切問題，都就——

志 你，把問題的原因看得太淺。

孟 但是，你也不能故意向壞的地方着想。（一邊敲着煙斗，笑出聲來）好好，紫煙，護我看幫你解決這個問題。你相信我，我是——！（回頭來看了一眼，湊近他的耳邊）對太太和平解決，辦屈辱外交，這一點我有豐富的經驗。

志 （茫然地望着他，寂寞地笑了一下）

太 （端了碗筷出來，狠狠地）老太爺，到後面來幫幫忙好不好？又是上天下地——。

（風吹竹影，遠遠的又是什麼農人的歌聲）

（幕）



## 第二幕

一個半月之後。

桂林東江岸郊外，幹建路附近的一間小小的茅屋。沿公路是一座精巧的法國式小洋房，所以從馬路上經過的時候很難發見這茅屋的存在。前後兩間，同樣的潮濕陰暗，——這是尙志恢夫婦的寄居。經過小雲的設計，又麴翹從盟國新聞處去要來了一批失了効的新聞畫報，把它裱糊起來，這樣才遮掩了屋子的竹骨和泥皮。前面較寬大的一間收拾得如一間書房，通過後面左首的薄薄的板門，那就是寢室和廚下了。

五月初，桂林的中午已經燥熱得像夏季了，這是一個太陽已經西斜的下午。

X

尙志恢的太太石咏芬才只是三十五六歲的年紀，可是這數年來的飽經風霜，看上去好像已經四十左右。藍旗袍，上面罩着一件似乎太小了一點的絨線馬甲，不很留意梳盪着秀髮，鬆鬆地用一塊紗布包在後面，不施脂粉，對於服飾也似乎失却了加意考究的心情。在

素樸之中，年青的時代的秀麗的面影，還是掩蓋不了的，白淨的肌膚，鵝蛋臉，加上細潤的眉毛，弓形的小口，這是構成了舊型女性的一種美的標準。中學時代也會被同學們捧爲校花，可是大學唸了一年，就爲了某一種似乎是政治的又似乎是私人的原因，向途離校。從小家境小康，又兼是獨女，所以性情方面不免有點嬌縱，一、二、八那年她父親商業投機失敗，家道中衰，才多少的嘗歷了一點人間的苦難，就在那一年認識了剛從國外回來的志恢，正如舊小說中所說的一見生情，毫無踟躇地在半年之內結成了當時雖爲朋輩羨慕的姻緣。起初，由於志恢青年碩學，頗有一點文名，所以生活過得很好，可是接着國難艱危，志恢按捺不住參加了當時風起雲湧的救國運動，這樣就在他們和平的生活之中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瀾。抗戰開始，狂熱了的志恢幾乎沒有經過和他愛妻的商量，就決定就到內地去參加抗戰工作，經過了一些爭執，流過了幾次眼淚，大勢所趨，咪芬違拗不過志恢的主張，終於在上海淪陷之後，搭外國商船經過香港到了廣州，回國不久，而又有一些傲氣的志恢，自然是不慣在等因奉此的空氣中過日子的，一年之後，經過了廣州淪陷的一度危難，碰遍了釘子，受厭了留難，客觀的環境變了，起初多少還有一點朝氣的軍事機關也不再需要鬚眉的『文化人』點綴，這樣咪芬才逼着他恢復到教學生涯，在粵北小城的一個大學裡担任每週十小時的功課。生活不安定，交通不方便，物價高得出奇，用人的架子又大得可

怕，又兼任的地方是在鄉間老百姓家裡，用她的話說：「簡直沒有一點兒文化空氣」。和外界接觸少了；人就漸漸的變成孤獨和焦燥。教授的生活是清苦的，加上志恢在廣州一年受了些閑氣，對國事有許多牢騷，於是心情上就顯得相當的暗澹，在小地方，又沒有談得投機的朋友，這樣性格也就一天天的孤僻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太太是受束縛在家裡的人，心情黯澹的時候，就不免在生活的細微末節上作不必要的苛求，日子久了，雙方感情激化起來，便把憎恨環境的感情投擲在可憐的伴侶身上。在這種不幸的家庭裡，他們用抱怨、爭吵、嘆氣、流淚、沉默……支持了三年，嘔心臉上驟然的消失了青春，志恢頭上也就不知不覺的添了不少的白髮，後來雙方都覺得對方的態度已經超過了可以容忍的程度了，於是因為一點點小小的原故，就鬧出了志恢負氣離家的一幕。

到了桂林之後，最初的兩禮拜寄居在文秀家裡，經過這位樂天而又善於排解的老朋友的勸喻，好容易在不露痕跡之中的恢復了雙方的關係。但是，戰時的生活是可怕的，志恢在決定了在桂林住下來之後，經過朋友的介紹，在一所師範學院裡擔任了每週五六小時的功課，收入比坪石不少，生活此坪石高，於是，經過了一個暫時平安之後，在同樣的環境，同樣的生活，同樣的性格中，同樣的問題又開始復演了，悲劇，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中，

加速地展開。

這是一個暖和的日子，咏芬想起了得晒一晒已經在箱子裡蒸悶了一個冬天的衣服，好不容易獨自一個打開了所有的箱櫃，搬到屋子後面的空地，一件件的刷掉霉花，披在沿田圍的笆上，管着晒到太陽西斜，前面小洋房裡的男女僕已經開始準備晚飯，等志恢回來幫她收拾的希望漸漸的消散，這樣才把晒好了的衣服收拾起來，一件件的吹涼摺好，一疊疊的搬回屋子裡去。

經過了一番搬動，作為志恢書房的房間顯得格外的零亂，咏芬嘆了口氣，覺得時候已經不早，帶上門，匆忙地抱着一疊衣服回進後房去了。太陽漸漸的變了黃色，一羣晚鴉飛過留下了一陣不愉快的啼聲，小屋子的恢復了原來的沉靜，公路上好像有一輛汽車經過，小洋房裏突發地傳出了一陣歡笑的聲音。風吹過，漸漸的帶涼意了，後面的柴門無聲地推開，腋下挾了一卷書報，手裡拿了一束隨意從田畦間採來的草花，志恢似乎很疲倦地回來。

對這樣凌亂的屋子看了一眼，儘可能不出聲地放下書報，然後從正中小桌子上取過一個小小的玻璃瓶子，把草花養在瓶子裡。在靠近門口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來，伸了伸腿，閉上眼睛休息了一下，隨手拿過一本方才帶來的西文雜誌。靜靜地不受干擾地看書，這是志恢的享受和樂趣，可是今天似乎靜不下心來。翻了幾頁又把雜誌拋開，打不定主意似的走到桌子旁邊，向後間窺探似的看了一眼，從那一堆書報之間取出一個紙包，再遲疑了一陣

，然後好像要使心境平靜下來似的整理了一下方才胡亂插在瓶子裡的花草。

咏芬忙碌地從裡出來，天色已經漸漸的暗了，小無意走近他身邊，嚇了一跳，有點誇張地幾乎喊出聲來。好容易保持了平靜，冷冷地掠了他一眼，用獨白似的口吻說——

芬 時，清閑得很。

志 (沒有回答，直到她收拾了方才剩下的衣服，爲了表示忙碌似的快步跑回去的時候，才提起

那個紙包，低聲說)拿蒸一下，方才買的一點熟食。(停了一下)過會兒有客。

芬 (接過來看了一眼，冷冷地)那來的錢呀，請客？昨天要你買點肥皂，你還說……

志 (苦笑了一下)沒有什麼，爲的是……

芬 請誰？家裡什麼東西也沒有呀？

志 (抬起頭來，儘可能的平靜)沒有什麼人，就是老孟他們一對，還有——(從眉毛下面觀察了她一下)還有小雲，孟小姐。

芬 (望着他，不做聲)

志 (補充未完的話)不記得了？今天是——你自己生日。

芬 (顯出有點意外，用低啞的嗓子問)你還記得？

志 (淡淡的一笑)不是上次你自己告訴了孟太太，方才她怪你不邀她，……要是——

芬（很快地接上來）唔，要不是她提起，你便沒有這回事了。

志（爲難地坐下來，笑了笑）好，算我記性不好。

芬 不是記性的問題，心不在。

志 心不在？好吧，時候不早了，他們快來了，

芬 請客，就是這麼點東西？

志（沒辦法）算了吧，馬虎一點，還有一點東西，孟太太自己帶來。

芬（做了一個誇張的表情）這算什麼，請客要人家帶東西來？

志 這有什麼關係？只是大家湊湊熱鬧，好吧，你去準備一下。

芬 那怎麼行呀，今天晒了衣服，屋子裡，不成個樣子，你嘛，什麼也不管。（態度緩和了一點

想了想）孟先生他們倒不要緊，你邀了孟小姐，她還有那位許先生，也算是個生客。

志 不相干，都是熟人，誰不知道。好，來收拾一下吧。（自己動手，幫着整理東西）

（啄芬拿了衣服，又到門外去收拾了一些晒乾了的鹽菜，跑進後面去了一次，又匆忙地跑出來）

芬 瞧，茶杯就只有三個，而且每個都不一樣。（志恢看了她一眼，想要找些可以使她高興的話來停止她的牢騷，可是在他開口之前，她像想起了一件大事情似的站在他前面，嚴重地）

，這不行啊，過生日，總得有點麵啊，再不是外國規矩，買個蛋糕。

志（淡淡的，應酬性質的一笑）這怎麼來前及呀，要買東西就得進城，況且……

芬 我去。

志 這又何必。（一轉念，又改換了口吻）哦，對了，老孟說，~~總也~~他們帶着。

芬 虧你好意思，什麼都讓人家帶來。（停了一下一邊揩着桌子）我早說，窮是窮，總得有個用人才對，人家客人來了，有什麼不周到，看不順眼，嘴裡不說，心裡還不是在罵，瞧，這家的太太，什麼規矩也沒有。

志（無奈何）咳，打仗的時候，大家還不是一樣，在這些小地方頂真……

芬（忽然把面孔一板）你不頂真，人家要頂真啊。要就裝作沒事，不請人家；請了人家；就得像個樣子，你，當然可以不管咯，教授，名士派，人家不會怪你，可是人家，講起來，還不是我的晦氣，瞧，這家的太太，什麼事情不做，連個家也管得亂七八糟。

志 不會，他們不得這樣講的，（努力用平靜的調子說）況且——

芬（虎虎地）況且況且，你怎麼知道？（感情衝塞起來，語氣變成異常的粗糙）我早跟你說了，我過不慣這種生活。

志（苦痛地）這又有什麼辦法？

芬 沒有辦法，就不必現世！你請客，要我丟臉。

志 （嘆了口氣）咳，我早說了，還不是因爲孟太太他們高興，借機會大家熱鬧一下……：

芬 對了，孟太太他們高興，要不然，我的事情，你那兒會放在心上。（提高音調）告訴你，我故意不講，試試你。

志 （苦痛地走開了幾步，然後打定主意回過身來，抑平了興奮）咏芬，耐耐，把眼光放遠一點。這都是爲了生活，我很難受，要你過着這種生活，可是，看遠一點，附近那些種地的，當兵的，不是比我們更——

芬 （幾乎是爆發似的）你要我去種地，當兵？

志 （皺着眉頭，舉起手來做了一個手勢要她不要高聲，然後用愴痛的調子）好人受罪，壞人享福，這本來是不合理的現象，爲了要——

芬 （根本沒有聽他，火辣辣的）你說我要享福？你說我不是好人？

志 （分辯）我，我沒有這個意思。聽我說，爲了要不讓這種情形繼續下去，所以今天我們得吃苦，受罪，做點有益的工作。

芬 工作？你做了什麼工作？你的工作有了什麼好處？連自己的飯也吃不飽，還說工作？

志 （終於反感起來）沒有好處？大家都和你一樣，只顧眼前，那，世界還有什麼進步？



芬（火上添油）這種話別跟我講，我不聽，我聽愛不煩。

志 什麼？

芬 沒有什麼。

志（說不出的委曲，勉強地）你真的要跟我嘔氣？人家好端端的。

芬 我跟你嘔氣，你不配。

志（一楞，無言）

芬（更進一步）跟你嘔氣又怎麼樣？

志（怒氣衝塞起來）別太過分，我不是專給你發作的對象。

芬 我過分？過分了又怎麼樣？你打算？

志（脫口而出）我有辦法。

芬 你有辦法，哼，你走，你會走？我知道，可是（反嘲）我怕你走。你走了，我就會餓死？我

一定要跟着你？你以為你自己……

志（攔住她）我沒有勉強你。

芬 什麼？（大聲）說清楚一點！你說什麼？再說一遍！

志（痛苦地低下了頭，勉力克服自己）

（空氣沉默而緊張，小洋房裡好像有意嘲弄似的傳來了一陣哄笑的聲音）

芬（看見志恢不講話了，立即窮追）爲什麼不說？你要我走？離開你。對嗎？（一步逼近一步）我偏不，哼，沒有這麼便宜！

志（退步一步，忿然的抬起頭來）你講這樣的話，你把你自已看作什麼？你唸過書，你參加過運動，（阻止了咏芬的插嘴，一口氣講下去）你也講過什麼自由平等……

芬（你打算侮辱我？你這算自由平等的態度？）（追逼）

志（冷峻）不，我請你不要侮辱自己。

芬（在興奮中，似乎沒有聽清對方的話，高聲地）侮辱自己？誰侮辱自己？誰侮辱自己？你說（指定了他）

（幾乎是一個公式，從一件小到不足道的事情開始，經過隱忍、解釋、反撥，意氣的反擊，然後到達一個永遠不可能解決的結論。志恢觀察情勢，覺得繼續爭吵下去是不可能獲得休止了，憤然的旋轉身體，從衣架上取下帽子，然後打定了主意，邁步走向門口。）

芬（很快地搶着田身體垛住門口）你走！你請了客，你自己走開？（調子是激越的，可遠從她的態度觀察，志恢已經明白到她今天企圖造成的結局的限度了。望着她的這種絕望的掙扎，一陣酸楚塞上心來。這是他共同生活了十年的妻子，這是個也曾任社會上活躍過的女性，可

是現在他面前，是一種如何的慘澹的姿態啊！志恢感到淒涼，有一點後悔，想到文秀對他說過的話，『受着雙重壓迫的人應該受到雙重的原諒』，他嘆了口氣，丟了帽子，回到方才坐過的光線黯淡的地方坐下身來。咏芬失却了鬥爭的對象，喘着氣凝視着他，繼續了一分鐘可怕而痛苦的沉默。）

（天幾乎是完全暗了，她無精打彩的掠了掠頭髮，餘忿未盡的瞪了他一眼，上嘴唇表示了一下輕蔑的冷笑，回過身來捻亮的電燈，想起了時間，連忙又無聲地開始整理那些未整完的衣物雜件。）

（遠遠傳來了一陣輕盈的笑語聲音。志恢很快的抬起頭來，臉上流露有一種惶恐的神色，他分明知道了還是小雲的聲音。站起身來，不知說些什麼才好，咏芬似乎也理會了，趕忙收拾了東西，忽忽地走向後房。掠過一道電炬的閃光，興沖沖地捧着一束和這屋宇不調和漂亮的鮮花，推開門，小雲已經跨進屋子來了。）

（帶着若干窘急而為難的心情，志恢迎上了一步。跟在後面的文秀照着電筒，孟太太和小雲手裡包包紮紮的好像帶了很多的東西，每個人都帶着興奮和愉快的神色，特別是小雲，志恢竟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和兩三小時之前的那種素樸的裝飾比較一下，不僅變了一個模樣，簡直是變了一個性格！她換上了一套淡灰色加藍條子的細呢披風袍，在新梳的高髻

上繫了一根天藍色的緞帶，高跟鞋，畫了眉毛，塗了唇膏，特別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她還戴了一對鑲着水鑽的耳墜。像淘氣的孩子似的跳進身來，用她那長睫毛的眼睛滴溜溜的向屋子裡一轉，看見孟太太正要開口，連忙攔住了她——

雲 別發表！（然後回身去對志恢一笑）你別管，給你太太一個意外。

太 （喘着氣，把一包包的東西放在桌上，性急地）尙太太呢？請她出來，我們拜壽。

志 （用不自然的笑掩住了惶恐，一邊護着客，一邊說）你們，太客氣了，我去叫，她在裡面收拾。

拾。（再向文秀看了一眼，抱歉地）真是，一點準備也沒有。

孟 （做了一個表情）那不是頂好？早就說了，一切由我們包辦。噲哈……

太 （從桌上的包袱裡面揀出了兩包東西，對小雲）麪在那兒？我去幫她。

雲 （很快從那一堆裡揀出一包麵來交給他，然後對大家說）好，你們請到裡面去給尙太太拜

壽，這兒讓我來收拾。

（志恢想要阻止孟太太進去，可是帶着興奮的她，很快的早已跑進去了。）

雲 （看見文秀和志恢不走，做了一個諷的姿勢）怎麼樣，我要布置房間。

孟 （慢慢地點上一斗烟，脫下外套，隨手望椅子上擲，然後對小雲）算了算了，還佈置什麼

，你還不是在教會學校裡搞攢的一套！

雲（孩子氣地對他皺了皺鼻子，拾起那件外套，望文秀手裡一塞，用作弄的口吻）對不起，請你自己掛好。

（不知從那來的一股不知道疲倦的興致和精力，鼓動着小雲像一頭小貓似的使出渾身解數來活動。很快地從她帶來的那個包裹裡取出一幅潔白挑藍花的檯布，兩支飛金的小紅燭，還有一些包着玻璃紙的醬菜。文秀很有一點得意地看了志恢一眼，幫襯從上面長桌上取過一個花瓶，可是當他要代她插花的時候——

雲（攔住了他）你不會插，對了，這包罐罐要，勞駕你拿到後面去。

（文秀搖了搖頭，沒辦法地走向後房去了，於是小雲嘴裡低聲地哼着愉快的歌，在特意帶來的燭台上插好那對紅燭，鋪上桌布，然後用心地把那束花插得稀疏有致，放在桌子中央，退後幾步從一個角度觀賞了一下，方才放了心似的拾起一枝剩下的花，把它插在自己襟上。志恢靜靜地望着她，納罕着一向被孟太太喧染成祇知道淘氣任性的孩子，居然也具備着這樣的才能。小雲似乎感到了（實在可以說，這是她預期着要使他感到的）志恢對於她的欣賞了，歪着頭對他飛了一眼，轉身來收拾了那些包紙繩索，然後有意使他感到意外地從門後取出一個巧小的西式蛋糕盒子，笑着在他眼前一晃，然後低聲地……）

雲  
這是我的貢獻。

志（站起身來，笑了笑）這，怎麼要你化費。

雲不，好玩嘛。（輕盈地上前一步，意外地凝視了他一下，然後有點意外地）怎麼，你不舒服？

志沒有啊？（有點窘）你是說……？

雲那，你太累了，面色很不好。

志（好像被發現了什麼秘密，驟然的羞慚起來，逃開她的眼光，解嘲他）那，也許下午開會的時候，講話太興奮了一點。

雲對了，（斂了笑容，用憐惜的口吻說）我真替你着急呢，該講話的一個也不講，讓你一個人跟三五個人對辯……（聳了聳眉毛，帶着笑）可是你今天講得好，想不到……（把話打住，側轉身體格格地笑了）

志想不到什麼？

雲（很快）想不到什麼？你不生氣？

志你以為，我這樣容易生氣？

雲那麼，我說（走近一步）你平常不很講話，講的時候也很含蓄，想不到今天你講得這麼多，這麼銳利。

志（徵詢她的觀感）你不覺得太過火了一點？

雲不，一點也不。（突然話中止了）喔，你別動，（用手指輕輕地替他彈去了肩上的一塊灰土，笑了笑，然後）那幾個多是好人，可是胆子太小，沒有定見，加上，用你方才講的話，顧慮太多，不能把全心全力放進該做的事業上去。（覺得自己的話太嚴肅了，連忙打住）喔，我不說，我在你面前講這樣的話，你會笑的。

志（禁不住笑了）我這個人這樣不通情理？又容易生氣，又要笑人？

雲（露出了羞怯的一笑）噫，總覺得……（打算回身再去整理和佈置了）喔，對了……。

（文秀匆忙地從後面跑出來，手裡拿了一個瓶子）

雲什麼，你——

孟（做了一個苦臉）我說，不該到後面去的，給她看見，『帶到黃牛就是馬』，又是採辦，上街……（輕輕地回過身來）聽聽，你們在談什麼？

雲（想了想）給你打斷了話，想不起了，（對志恢）方才我說……

孟（很快地）好好，我不問，我不……

雲（驟然的滿面通紅，瞪了他眼一眼）你壞！（旋過身來，向志恢改換了口氣）喔，對了，我問尙先生，前天，那位叫什麼的委員來跟你談的事情。

孟（夾上來）對了對了，我正想知道。

志（微微一笑）你以為，我會答應他的要求？

雲當然不略，可是……（嚴重地）他不是要你兩天之內回答？

志（依然反問）你以為我這樣容易被別人威脅？

雲啊喲，你怎麼的，我問你，怎麼回答他？

志（平靜地）我說桂林地方很好，我暫時不打算離開……

孟（性急）他，不是請你去當什麼調導長……？

志我回答他，暫時還有一碗飯吃，謝謝他的關照。

孟（想了想，豎起大姆指）好，哈哈，這樣才痛快，怎麼，你們要看的哪個雜誌？

志你說的是『西南論壇』？

孟對了，……

雲（搶着說）方才開了會，決定了解，雖則經過了一番爭論……

孟那好，不過，（勸告的口吻）紫暉，這地方，已經不像從前，對人處事，還是謹慎一點的好。

志（點了點頭）



（突然，孟太太兩手推着咏芬出來）

太 雲小姐，看住她，別讓她進來。

芬 （掙扎着）這怎麼行呀，要客人自己動手。

雲 （迎上一步）尙太太，這兒坐，我們還沒有拜壽呢。

芬 （有一點窘，連連和小雲招手，偷偷的掠了志恢一眼，儘量平靜自己，帶着笑說）雲小姐，太客氣了，不敢當，（講給志恢聽）啊，怎麼的，客人來了，連茶也沒有倒。

孟 （看見志恢有點窘，連忙接來上給他解脫）不用客氣，尙太太，我們早說好的，今天的事，由我們發起，由我們包辦。

太 （突然大聲地）什麼？你還沒有走？（把手插在腰上，火辣辣地質問）

孟 啊，太太，急什麼，總得招呼一下啊。（回過身來再對尙太太做了一個眼色，邊走邊講）你在這兒跟小雲談談，我這位太太呀，就有這麼一股好勝的脾氣，讓他去做，別管她……  
這樣她才心裡舒服。

芬 （望着文秀走了，對孟太太）可是，這怎麼行：不，給人家笑話，讓我來，你在這兒歇歇。

太 （反詰）這是說，怕我搞得不好？

芬 別這麼說，孟太太。

雲（怕咏芬爲難，上前一步）尙太太，您別客氣了，嬌嬌爲了高興，讓她去吧，你請坐，你看，布置得怎麼樣？

芬（吃了一驚）啊，怎麼的，這些東西？

雲我帶來的，好嗎？這些日子不是怪沉悶嗎？說是給你過生，還不是借個機會樂一陣，換換腦筋。

芬（睜着眼睛觀察了一下這整齊周到的布置，有點感慨，勉強掙出笑來，對小雲）真漂亮，唔，今晚上，（上下打量了她一下）我早跟孟太太說，雲小姐幹嗎要穿男裝？穿了旗袍準漂亮。

雲是嗎？（嫣然一笑，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走到志恢前面）對了，尙先生，你們兩位也得打扮一下呀，（對咏芬親熱地）我來幫您，好嗎，尙太太。

芬（羞怯）不，（低着頭）人老了，還打扮什麼……

雲老了？誰說，叔叔告訴過我，在學校的時候，石咏芬小姐是有名的校花……

芬（避免）別提了，這些事……

（孟太太趁小雲拌住了詠芬，就急忙忙地回廚下去弄菜了，志恢懶地踱了幾步，無言。）

芬（沉默了一下之後，才用低沉的聲音，感慨地對小雲）雲小姐你不知道，俗話說，『當家就

是戴枷』，戴了這面枷，油鹽柴米，壓得透不過氣來，就什麼也管不得了，（輕輕地透了一口氣）想起來，在學校的時候才舒服，真是天堂，（勉強地笑了笑）雲小姐，我真羨慕你呀，什麼也不用管，自由自在。……

雲（聽着這種申訴，她也很自然的斂了笑容，同情地）尙太太，你不是也很自由嗎？尙先生是這麼的開明，家裡又沒有牽累……

芬（鼻子裡輕輕地哼了一下）開明？（停了一下）旁人看來，是沒有牽累的，可是，這叫做一家不知道一家的事情啊，大家都這麼說，你又沒有小孩，爲什麼不找點事情做呀？可是這個家，誰來管？（多少有點興奮起來，掠了志恢一眼）他嘛，天攤不管，有功課的日子早出晚歸，沒有事的日子啞吧似的坐着喝茶，看報，沒有米啦，沒有柴啦，誰來理呀，這鬼地方又是（恨恨地）什麼東西也難買。問他一句，就像冒犯了他，『我有什麼辦法？』那可怪啦，大家沒有辦法怎麼辦？（搖了搖頭，無限哀怨）雲小姐，現在跟你說，你是不會懂的，一個女人的苦處……（聲音低啞了）多說幾句話吧，就嫌你嘮叨，那，不嘮叨又怎麼辦呀，人，總是要吃飯的……

志（難堪地低下了頭，爲了要在小雲前面維持一點可憐的智識份子的矜持，隨手從桌上取過一份報來看了。）

雲

（熱心地叫着她，一直帶着同情的神色，等她的話告了一個段落，然後用緩和的調子）對了，嬌嬌也老跟我這麼說，當一份家，真不是容易的，（用一只手輕輕撫着她的肩膀，像一個懂事的孩子同情他的媽媽）真的，尙太太，我看你還是找個工作做吧，家裏的事，請一位女工……

芬

（很快地抬起頭來，寂寞的人需要一個談話的對手，被自卑感壓迫着的人，是深深地以能夠得到一個肯虛心地傾聽她的申訴的對手爲愉快的）當真？雲小姐，能找個事情做嗎？像我這樣的人……（用手指掠了一下鬢髮）我真不想管家，「家庭婦女」，這句話聽了就難受。被人家看不起，（停了停，感慨萬端）雲小姐，你方才講起學校時代的話，我真也有點不甘心，在廣東碰到幾個以前的老同學，他們以前的成績並不比我好呀，可是現在，出名的出名，發財的發財，要是我不管這一份家……（嘆了口氣）嗯，總是男人便宜，社會上誰也看不起女人……（望了志恢一眼）算什麼呀，到外國去跑一輪，鍍鍍金，回來不是名流就是學者，我才看不上眼，譬如你們上次開會歡迎他的那位名記者，啊，像個什麼樣子，也居然出了這樣的風頭！（講完了一大段話，驟然停下來，仔細地觀察着對方的反應。）

（志恢的視線並不集注在報上，幾次想找機會岔開她的話，可是終於一再忍下來了，這時候，他喝着人生的苦酒，但也同時深深地欣賞着小雲的那種體貼而大方的態度。）

、像用一只柔軟的手撫摩對方的創痕，委婉地）可不是，我說，尚太太就在家裡，實在太可憐了。

芬（望着她）你看我還有資格……

雲（很快地攔住了她）別這麼說，爲什麼不可以啊？在外面幾個事情做，自然心情會寬暢起來的。

芬（幾乎是哀求）那麼，雲小姐，拜託你好嗎？你在外面交際多……

雲（一定的，（笑了笑）好吧，尚太太，我負責，尚先生一定不會反對你的，今天你過生，大家高興一下。（扶着她起來，偷偷的，淘氣似對志恢使了一個眼色，好像在說：「我對付得怎麼樣？」然後再用輕快的調子說）壽星，總得打扮一下呀，我來幫你——（咏芬不好意思地站起來，心情已經是比較的愉快了）

（孟太太端了一盤碗筷之類出來，用視線把屋子裡搜索了一遍）

太怎麼的，老太爺還沒有回來？打酒打到那兒去啦？（把碗盞發出很響的聲音放在棹上，望了望咏芬一眼，把一串各不相干的話連接起來）唔，到底是雲小姐聰明，布置得不錯，可是尚太太，你也得打扮打扮呀，怎麼的，小許先生還沒有來？（沒有得到小雲的回答，又立刻拉到別的問題上去了）你叔叔這個人呀，真是，又憚又懶，我去看看，怕是路上碰上了什麼熟

人，又談上了，唧，他呀，路上看見狗打架也要去解勸解勸的。

（咏芬很快地攔住了她）

芬 不要緊，孟太太，還早吶，你到那兒去找他呀。（半強制地拉她坐下來）你歇歇，這裡舒服一點，真是，太不成話了，我在這兒聊天，要你來替我張羅，俗話說：「風水不便，客人搵繻」……。

太 不，我不坐，（倔強地）不行啊，菜還在鍋子裡。

芬 我去。（搶着走到門口，忘記了方才和志恢的別扭，對他用習慣性的命令口吻）你留住孟太太，別讓她來。

（志恢祇能站起身來，可是當他還沒有講出什麼話來的時候，孟太太很快地一把將他抓住，很機警地看了一眼咏芬的背影，然後把他拉到屋角上，好像連小雲也不讓她知道地用低聲囁咕了幾句，然後恢復了金屬性的聲音。）

太 （逼着回答）爲了什麼？

志 （僵窘）沒有什麼事啊。

太 （冷笑）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有什麼事你也不會講，可是方才她跟我說了……（做作了。

一個誇張的表情，用手指着志恢）你們這些男人呀，真是一個個先生傳授，一個個模子裡鑄出來

的，人家還說，你尙先生是什麼心理學大家，可是你就不懂做太太的心理。太太生日，大家高興，你就愁眉苦臉，提不起勁來，來來來，你也來幫幫忙……我呀，就不像尙太太，你不起勁，我偏要你高興。

志（無可奈何）有什麼事情要我做呀？（然後淡淡地一笑，有意解嘲）方才你不是說，一切由你們包辦？

太（輕輕地踩了蹣腳）啊喲，你這個人，給太太服務，殷勤一下的事，可不能由我們包辦呀……（輕輕地笑了一笑，用力地將志恢一推，自己却一溜煙的絕回廚房去了）

（志恢好像受了什麼屈辱，偷偷地看了一眼小雲的反響，小雲上前一步，蹙了蹙眉毛正要講話，發見了孟太太故意放慢脚步，回過頭來從門後對她投擲着好奇的一瞥的時候，便又若無其事地把話縮回來了。志恢慢慢地走了幾步，回轉身來，發現了盪漾在小雲眉間頰上的那種分明是早已經看透了他們心境而又故作着沒有反應的似笑非笑的表情，於是驕然的感到羞澀起來。）

志（覺得心跳，勉強地）在笑什麼？你。

雲（像一朵花驟然開放地笑了，輕輕地扭轉了頭）……

志（突然覺得難堪，低下了頭）唔。

雲（很快回身，用憐憫的低聲）你，幹嗎要這麼苦呀……

志（不敢看她，想了一下之後）你是不會懂的？

雲（也不笑了）我是不會懂的？可是，一個月來，我彷彿也懂了一點。

志 懂了什麼？

雲 懂了一個人的寂寞，懂了人與人之間的不能理解。（微微地嘆了口氣）我彷彿踏進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生活在一起的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與冷淡。……

志 你，你是說——？

雲 你說得對，我是不會懂的。我真不懂。人爲什麼這樣苦呀？苦得這麼深，苦得這麼沒有代價。

志 小雲！（他激動起來，迎上了一步）

雲（她比志恢更加敏感，也許該說比志恢更多一些在這種情況之下的經驗。她猜想到可能發生的場面，她感覺得一種危險的境界了。她平靜地退後了一步，很自然地浮出笑來，提高了一點聲音，這聲音是理智的）可不是，假如人應該吃苦，那吃的苦也該有個代價呀，尙先生，替那些生活上吃苦的人多做點事，不更好嗎？

志（愀然抬起頭來，緊張鬆弛下去，掙扎出一點不自然的微笑）你講得對，你聰明，可是你……



雲（笑着接下去）不懂，對嗎？（慢慢近他身邊，同情地）你身體本來不好，這怎麼行啊，休息休息，把煩心的事情放開一點。

志（用幾乎聽不出的聲音）謝謝你。

（吹過一陣風，已經有一點涼意了。七分圓的月亮從雲裡鑽出來，像在窺探人間的秘密。一個人影閃動，許乃辰像一陣風似的推進門來。用不平靜的眼光對兩人看了一眼，微笑地向志恢伸出手來。）

許（喘息未定）來遲了，對不起，尙太太呢？

（志恢殷勤地招呼他，握了握手，小雲從他手裡接過一包書物，放在不礙眼的地方，然後多少有意暗示志恢似的傍近着小許——）

雲（親纏地）怎麼的，怕趕不上吃飯？跑得喘不過氣來。

許不，（熱心地觀察了一下小雲今晚上的服飾）你說有多少麻煩的事，多遠的路啊，能够趕來，已經不容易了，怎麼，老孟呢？他——

雲路上沒碰到他？一定過河去了，去買酒的。

許喔。（無言，再把視線集注在小雲身上）

嚙（示好）你跑累了，歇歇吧，我給你倒杯茶來。

許（情緒不平靜的樣子，從口袋裡摸出一包煙來，自己取了一支，習慣地遞給志恢，忽然想起了，連忙收回）唔，你是不抽煙的。（點上了火，性急地抽了幾口）

志（在這種場合，人成感覺是敏銳的，好像被發見了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但又像驟然的年青起來，感覺到一點近似驕傲的輕快，又有點煩熱，頰上不自主的泛起了紅潮，於是勉自鎮定）這幾天，外面有什麼消息？

許（沒有預期到他提出這一類的問題，輕微地一楞，低聲地）沒有聽說啊……你看，第二戰場的問題？

志（很快地）那祇是一個時間的問題……東線進得那樣快，西線的開闢也就不會遠了。

嚙（給小許倒了茶，順手提一把椅子坐在他們中間，笑了笑）你看，什麼時候會……

許（沒有回答她，繼續下去）那麼，你看，這種形勢，對我們中國，會有什麼影響？

志當然是有利的，祇有早一天把希特勒解決……

許唔，可是——（抽了幾口煙）問題還在我們自己。

志對了。

雲尙先生，你說，可是今年內能把德國解決……

志這，誰也這麼希望，可是，——

（心不在的談話，是不可能活潑地展開的，每個人懷着一種獨自的心念，對話就顯得異常的僵硬了。這時候，尙太太換上了一件茶綠色的旗袍，也像已經經過了一番修飾，多少的帶了一點愉快的表情，慢慢地端着一盆冷食進來，看見乃辰，微笑地點了點頭，又像很匆忙地回到後面去了。

（小雲機伶地站起身來，對志恢使了一個眼色，似乎在說：「瞧，你太太已經很高興了」，然後跟在咏芬後面——）

雲 尙太太，你忙些什麼呀，什麼菜，我來看看。

許 （差不多同時地站起來，惘然地走了幾步，打定注意，從後面喊）小雲。

雲 （回過身來）什麼？

許 （遲疑了一下，然後）我有點事，告訴你，跟你談談。

雲 （感覺到這是什麼回事了，故意用淘氣的表情掩飾了內心的衝擊）什麼要緊的事呀，今天給尙太太做壽，不談正事，聊天，做餘興。

許 不，（鼓起勇氣來）很簡單，時候還早，出去散散步吧。

志 （站起來）那，你們在這兒談吧，我還有兩封信要寫……

雲 不，有什麼話不好講啊，你——（看見志恢已經無聲地推開側門走向裡面去了之後，才走近乃辰一步，拉住他的手，用責備又像作弄的口吻）瞧，你多不禮貌，有什麼話……：

許 （他的手在抖，似乎激動得利害，想講又有點顧慮，終於無言）

雲 （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憫然一笑，指着方才志恢坐的椅子）好吧，「單獨的」談談。

許 （好容易掙扎出一點不自然的微笑）近來，你在外面聽到些什麼話嗎？

雲 （一楞）什麼？外面情形不好？你聽到了什麼？

許 （狼狽地攔住了她）不，不是這個意思。（把煙尾丟了，又摸摸出一支煙來）

雲 （攔住了他，輕憐密愛）不許。

許 （停止了抽煙，振作一下）關於你的……：一些閑話。

雲 關於我的閑話？（依舊不介意地）那有什麼稀奇？那太多了，謠言跟我的關係很密切，有我的地方就有謠言。

許 可是，這一次——（低聲地說，神色緊張起來）也許你還沒有知道。小雲，你不怕別人講話，可是——

雲 可是什麼？

許 （想了想）小雲，老尙到了桂林，我們得到了他很大的幫助。

雲 是的。

許 那麼，（偷看了她一眼）我們需要他，我們不能讓他受到損害。

雲 （斂了笑）這，這是說……你講這話是什麼意思？

許 （同樣地緊張起來）我當然是好意，因為閑話帶到了他，所以……

雲 （反問）你相信了？

許 我，不相信，可是——

雲 不相信，還說什麼？

許 可是……

雲 （禁不住笑了）不相信，加上兩個可是，就表示相信。小許，你不好這樣，特別是方才的那種態度。

許 可是，你別跟我淘氣，我方才跟你講的話，態度是很嚴肅的？

雲 （一笑，站起來斂了笑）唔，太嚴肅了，我怕。好啦，還有別的話嗎？

許 不，（好像驟然苦痛起來，拉住了她的手，要求她）小雲，你回答我，你對他……

雲 （決然地退後了一步，變成異常的冷靜）請你別問這些問題。

許 （同樣地決然）不，我要問，因為——

雲（制止了興奮，等着憐憫）要是你懂得我的脾氣，最好就是別問。

許 爲什麼？

雲（輕輕地嘆息）別問了，爲了我們的友誼。

許 不，就是爲了我們的友誼，所以要知道你的態度。

雲 態度，不是問得出來的。

許（想一想，決然）小雲，我再說一句，你不能把這件事情當作遊戲，你不該製造麻煩，你不能讓志恢苦痛，你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後……

雲（催促他）說呀，怎麼的。我是經得起的。

許 我不說你也知道，人言可畏，你何必引起這麼多的麻煩？你不是個平常的女孩子，現在時局這麼嚴重，環境這麼壞，工作……

雲（憤然，背轉半個身子）我不歡喜你這種態度，大帽子，什麼時局呀，工作……這些跟你講的有什麼關係？

許（有點吃驚）爲什麼沒有關係？

雲 算有吧，可是我討厭扭扭捏捏，什麼事情都要找個漂亮的題目，讓自己躲在這招牌的後面，你，爲什麼不能坦白地說，爲了——愛？（有點疲倦似的走了幾步）爲什麼不能坦白一點？你

要我說些什麼呀，要我瞞住自己的感情，給你一個空虛的安慰？

許（一楞，突然的苦痛起來，好像期待着一個更大的打擊，緊緊地問）那麼，你承認了對志恢的……

雲 我不許你說。（旋轉身來用平時慣有的親懇而熟脫語氣阻止了他，然後莞爾一笑）好嘍，別再說了，噢，我求你，好嗎？

許（激動得利害，想了一想）唔，很好，（頰上的肌肉在抽搐，眼圈紅了起來，手足無措地遲疑了一下，突然他打定決心，奔回去拿了衣帽，逃也似的走出了。）

雲（意外，很快地退了幾步）小許。

（正在門口，小許幾乎將高高興興地提了一瓶酒回來的文秀撞倒。兩個人相對的凝視了一下，文秀點點頭。）

孟（做了一個鬼臉）怎麼的，有什麼要緊事情？

許（低聲）對不起。（一溜煙的走了）

孟（察言觀色，知道了小許和小雲之間的糾紛，依舊若無其事地進來，故意裝出一種害怕的神情，放低了聲音，）來遲了，你嬌嬌沒有講話？

雲 當然有呀，問過兩次了。東江鎮，那邊不是有酒店嗎？你又碰上了熟人……？

孟（仔細吟味了一下她的聲音，搖了搖頭）要好酒，就非進城不可。（然後走到後閤門邊，故意高聲地）太太，酒來了，上菜。（屏息地聽了一下後面有沒有反應，做了一個誇大的安堵的表情，然後回過身來，對小雲）紫暈啞？

雲（同樣低聲）在後面。（爲了免得對方看出內心的激動，故意用作斥責的口吻）告訴你嬌嬌在生氣。

孟（隨便地一笑，回過來對小雲仔細地凝視了半響，然後）又有了什麼風波？

雲 誰？

孟 方才，你跟小許。

雲（搖了搖頭）

孟（故作嚴肅）年青人，可不能說說話，我看到你的心跳。

雲（一笑）心，能看得嗎？

孟 你很老到，可是，（笑了笑）還是瞞不過我，小雲，平靜一點，口角，吵架，任性，傷心，賠罪，流眼淚，這一套是必須經過的現象，過了這個階段，那就……哈哈……：

孟（微微的有點意外）連你也這樣想嗎？你以爲我……（停了一下）一個女孩子有一個親密

一點的朋友，就一定是一——



孟 不不，（攔住了她）我倒不是這個意思，我祇覺得，也應該是時候了，在你的許多朋友裡面，小許實在很不壞，你年紀也不算小了，應該有一個決定。（凝視着她）

雲 （聲調變得很低沉，若無其事，反詰口吻）可是，世界上不壞的男孩子可多得很多啊，一個人，那能够……

孟 （嚴肅起來）那，我做叔叔的得勸勸你。（拉一把椅子坐下來）你得注意環境，換句話說，你得認識中國這個社會實際，中國還沒歐美一般的自由傳統，在中國，一個青年孩子有這種看法，常常很危險。

雲 危險？爲什麼。

孟 那還不是很明白？愛，第一就不該使人受到傷害。這之間就有一種很微妙的分寸，A的學問好，B的性格的可愛，C又是那麼的溫存，一個人，可不能同時享受這種三人的優點。一個人能接受三個人的愛嗎？這中間就要有個選擇。日子越久，苦痛越深，（望着她，同情地）要是，你覺得，小許不是你最後的決定，那麼你不該拖，不能拖，你該在不傷害他的情形之下，使他有一個心理上的準備。

雲 （幾乎是嘶啞的聲音了）可不是，就是爲了這個原故，方才，你瞧瞧小許……

孟 唔。（點點頭）你說了些什麼？

雲 (沉默了一陣，忽然抬頭來) 叔叔你覺得，我是一個壞人？

孟 (吃驚) 爲什麼！這是什麼意思？

雲 人家會這麼看我的。

孟 那又是……

雲 我很怕。我怕每一個男孩子，我怕每一個女人。每個男孩子一見面就抱着一個目的，這個目的不能達到的時候就覺得傷害了他。傷心，絕望，由愛生恨，將你當作玩弄他的魔鬼，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孟 那是相互的問題，因爲我們沒有生活態度上的民主，每個人都不够容忍……因爲 *Tolerance*，這個字是歐美民主主義的基本精神。(停了一下) 你方才說，怕每一個女人？

雲 每個女人都將你看作競爭的對手，將你看作小偷，強盜，生怕你會偷盜了她們的愛情。

孟 不，還不單是爲了怕強奪她們的愛，而是怕搶奪了她們的生活。(停一停) 小雲，你懂嗎？你得容忍，不，容忍之外，你還得對你千千萬萬個同性原諒，同情……她們，前一輩的女人，結婚就是生活……你得記住這個問題。

雲 (低下了頭，沉默了，然後，慘然一笑) 你講得很對。可是……要什麼時候……

(志恢無聲地推開門，正要進來，看了一下他們談話的表情又悄悄地掩門停步了。於是，在

永遠樂觀的文秀臉上浮上了一抹憂鬱。

孟（低聲）小雲，你能回答我一句話嗎？

雲（有一點預感）什麼？（背轉了半個身體）

孟（噴了幾口濃煙，經過一陣窒息似的沉默）我是不該問的，向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可是……

我是你的叔叔，……你，方才說的，害怕的女人裡面，有尙太太沒有？

雲（明白地受了一個很大的衝擊，沉默了一下）不，我對她同情。

孟（寂寞地點了點頭，用憐憫的眼光望着她，支吾地）唔，那麼……可是……

雲（再也掩不住苦痛的形跡了，一種想要宣洩一下鬱結的欲望壓迫着她，終於像一個受了委屈

的孩子般的開始申訴了）叔叔，一個人，爲什麼要這樣苦呀？什麼事情都得壓在心裡，誰也

不能坦白，不敢坦白，（調子急促起來，帶着興奮的激情）一個女孩子的苦處，誰也不會懂

的，被人愛，被人捧，一切全是被動，可是有一天，鬼使神差，主動的對一個人發生了感情

，那就是罪惡，就是對另一個人的傷害。……（說了一大段話，不自禁地酸楚起來，背轉臉

，悄悄地摸出了一幅淡藍的手帕）

孟（用苦痛的表情傾聽着她，然後站起來用慈父撫慰兒女的心情，一邊撫着她的秀髮，低聲地

），我懂，我懂得這種心情，這也是一個普遍的悲劇。

雲（漸漸安靜下來，用沉一看的口吻開始）叔叔，我打算走，離開這個地方。

孟（意外）離開？毒，可是……古話說，明眸有罪，你能逃得過嗎？什麼地方都可以……（忽然輕輕地，用手推了小雲一下，很快地換了一種愉快的聲音）哈哈，你真會出主意，你的節目很不錯，過會兒讓尙太太好好的樂一陣吧。

（小雲茫然地回過頭來，詠芬已經端了裝着麵菜的木盤子，匆匆地跨進來了，小雲反射地站起身來，向燈光暗一點的地方退了一步，文秀振作了一下，愉快地迎上幾步。）

孟 啊，尙太太，真是太辛苦了。

太（跟在詠芬後面，瞪了文秀一眼）站開！（把端着的东西放在桌上）知道別人辛苦，就躲在客廳裡聊天！（回頭來看了一眼）怎樣的！尙先生呢？

雲（平靜地，輕盈地上前，接過尙太太，手裡的碗盞，回頭對孟太太）在裡面寫信，嬌嬌，我來。（然後發出答悅的歡呼）啊，這麼多的菜，尙太太燒的？

文（跑過去推開門，喊）紫暉，出來，拜壽啦。

雲（這是一種激變，她臉上浮着嫵媚的笑容，舉動像小貓一般的敏捷，很快地點起兩支紅燭！拉開主位的椅子，向大家宣佈似的）外國規矩，這兒是尙太太。（再對文秀做了一個手勢）請坐，今天你是第二個主位。

（文秀很興奮地給大家酌了酒，咏芬和小雲推讓着）

太（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小許先生那兒去了？

雲（從花瓶裡折了一朵紅色茶花，對咏芬）尙太太，讓我來獻花。（然後替她插在襟上）

（在這一羣人中，祇有志敏似乎還沒有持掉方才的鬱鬱，文秀偷偷地看了他一眼，然後來舉起杯來。）

（用演說的調子）各位，讓我們乾杯，慶祝這一家子月圓花好，尙太太長壽。

——幕徐徐下。

### 第三幕

陰晴不定的天氣繼續了一個多月，一入六月桂林已經是盛夏了。中原之戰剛在黔澹的情形之下接近尾聲，湘北之戰又開始了。連捷的名城長沙已經不再是天險，眼看着衡陽的悲運也慘被決定了。苟安之下享受了幾年和平的桂林，再不可能平靜地不受戰事的影響了。桂林擠滿了殘敗的軍隊、難民、和混雜在難民裡面的各種各樣的身份不明的人物。沒有正確報導和新聞自由的地方必然會形成謠言的溫床，桂林的街頭，茶坊酒肆，一切公共場所，完全被洪水一般的謠言所掩蔽了，地上是茫然地奔跑着的人，天上是終日不斷的北飛作戰的盟機，眼看衡陽戰局的一天天的惡化，敵機對桂林機場的空襲也一天天的頻繁起來，疏散變成了表現在這個西南軍路重鎮的唯一的一「作戰努力」，而這種無原則無計劃的疏散不僅加速地助長謠言，而且有力地動搖了市民對於桂林是否可守是否要守的信念。爲着爭奪交通工具而發瘋了，每個人的注意都集中到如何逃難，如何保全所有的財產，至於如何才能強化作戰努力，如何才能阻抗敵人，却變成祇有「愚人」才思考的事了。桂林變了一個混亂的坩鍋，衝突

、爭吵、殘害、相互踐踏、相互殺害，人命的價值暴落了，人變了蒼蠅，人變了泥土……而不幸的是在這麼一個可悲的大時代中，一個小小的鬥爭還在繼續，一個小小的悲劇正在發展。

六月中旬的一個下午。

天氣是亢熱的，太陽像一團火。這一天已經放了第二次的警報經過了兩小時之久還沒有解除的模樣，躲警報的人已經感到疲累和不耐了。大地窒息着，沒有人聲，但是，忽遠忽近，已經可以聽到早蟬的聲音。

尙志恢的住宅寂寞地沉浸在死水般的空氣裡面。一列飛機漸漸的遠去了之後，公路上已經遠遠的有人聲了。再經過一陣沉靜之後，乃辰提了一只白布上繡藍花的手提袋，映下來了兩包書，陪着小雲回來。小雲穿着短袖的淡藍旗袍，用一塊薄絹裹住了長髮，似乎有一點疲倦，乃辰穿的是半舊的柳條襯衫，卡其短褲，已經是夏裝了。走到門口——

許（好像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向尙太太要了鎖匙沒有？

雲（無言，把手裡的一把鑰匙給他看了一下，開門）

許（好像爲了打破一路上的沉悶，用怨對的口吻）我早說不用躲的，日本鬼要炸的是空軍基地

（一進門，小雲就像不堪疲倦似的坐在藤椅椅上。乃辰放下東西，溫存地走近她身邊）

許 累了？要喝水嗎？（看見小雲點了點頭，很快地從桌上熱水瓶裡倒了杯水，遞給了她，然後拉過一把椅子坐在她身邊，緩緩地說：）小雲，你得當心身體，這幾天你太忙了。（停頓了一下，用有一點憤慨的調子說：）那些人呀，真是，祇講不做，開會的時候，講得激昂慷慨，輪到做事情的時候，什麼都推在幾個人身上。小雲，你得把工作分配一下，這幾天面色很不好。

雲 是嗎？（依舊是不上勁的聲音）

許 （寂寞地拿一本雜誌當作扇子搨了幾下，經過了一陣沉默，再換另一個題目開始：）你看這一次敵人真的會打桂林？昨天報上說……

雲 （看了他一眼，又沉默了）

許 一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說敵人要打通粵漢線，那麼曲江也許比桂林更加危險。

雲 （被他眼光催促着，才慢慢地）你怎麼看呢？

許 （笑了笑）先聽聽你的。

雲 （欠了欠身）我同意前晚上老恢的說法，打通從衡陽到越南大陸的交通是這一次敵人的目



的。

許（不被對方經心地看了小雲一眼，好像小雲提到志恢的名字而同意他的見解也是一種有意的暗示。無目的地站起來走了幾步，微微地點了點頭，然後憂鬱地）那麼，我們的準備工作，就得加緊。

雲（坐起半個身子，把茶杯遞給了他）再給我倒一杯。對了，你方才跟我講的話，——組織戰地服務隊的問題，……

許是啊，今天我就是爲了這個問題。（似乎振作起來，絮絮地）說起來情形很複雜，火燒到眼前了，大家還有這麼多的顧慮？有人不肯出名發起，有人當面答應了背後又講閑話，你看，一天天的拖下去，怎麼得了呀，衡陽一失，桂林就是前線了，可是，看一看這幾天桂林的情形，簡直是，……（嘆了口氣）亡國現象！

雲可是，事情還得做啊，（輕輕地瞟了他一眼）你說，誰不肯參加發起？

許（想了想，冷冷地）這，不說你也知道。

雲（好奇地）誰呀？

許別裝腔好不好？（似乎有點生氣）連你——

雲（突然把臉一沉，站起來）你老是，裝模裝樣，講話吞吞吐吐的。別講了，這樣的話。

許（微微的一楞，然後解嘲地握着她的手辯解似的）昨天座談會的情形你不知道？

雲 不知道。（站起來慢慢地走到窗前）

許 那，我可以告訴你。（限了兩步，性急地說）昨天決定了要來一次廣大的緊急動員工作，這事情一定得有幾個各方面關係好一點的人來發起，大家要求老尚出面，可是他不肯答應。你說，他在這兒的立場比較超然，各方面對他的印象都很不錯，他可以溝通上下，團結青年，——要是他不出來，找誰？

雲 唔。（應了一聲，沒有表示意見）

許 長官部方面的消息，說衡陽的情勢很壞，說不定幾天之內衡陽失守，那不是……（揩了揩汗，用比較沉着的調子繼續下去）所以我今天來找你。

雲（習慣地聳了聳眉毛）找我？

許 對啊，祇有你能夠說服他。祇有——（用了兩個「祇有」他覺得太顯露了，於是改換了口氣）小雲，這是你的責任。老尚說，他可以幫忙，可是不能由他來發起，這是他該講的話嗎？幫忙幫誰的忙？他最少不該取這個態度。

雲（臉上沒有表情，停頓了好久，低聲地）我沒有這個責任，我負不了……

許 小雲，你不能這麼說；我今天跟你講這些話，態度是嚴肅的。

雲（一笑）你的態度，從來就是很嚴肅的。

許別開玩笑，這是工作。

雲那爲什麼你們不能勸他？

許（臉色也變成陰沉得可怕，遲疑了一下，終於爆發似的開始）那你自己知道，我來跟你講這些話，也許不適當，我講了，你會聯想到別的事情，可是，我把它當作一件工作，我懂得公私分開。（偷偷地看了她一下，把語氣放和平一點，繼續下去）說得直率一點，我們要領導他走，幫助他，因爲他還缺少實際鬥爭的經驗。

雲（沉默，低頭弄着她的那塊淡藍格子的手帕）

許愛一個——（很快地改換了一個字）敬愛一個人，就得替他在大處設想，使他走上正確的路。

雲（幾乎不想掩飾地在臉上掠過了一陣苦痛的表情。低頭沉默了許久，慢慢地）你不會知道的。（又遲疑了一下）要不是今天躲警報，被叔叔拖着來，我不想到這兒來的。

許（不很明白她的意思凝視着她）這是說——

雲（寂寞地嘆了口氣，低聲）你是不會懂得我的，這幾天，我才懂得人世間有這麼多的憂愁，

苦痛……

許（走了兩步，同樣低聲地）唔，我懂，可是——

雲 可是什麼？

許（回過身來，苦笑了一下）說了你會笑我……祇會說教……

雲（平靜地）說吧。我要聽……近來，我才懂得自己的軟弱——

許說，那還不是一句老話，理智一點，拿理智來克服感情。

雲 你看，我能做得到嗎？（浮出一點微笑）我從小就太任性。

許（沒有回答，走了幾步，抬起頭來望了望一碧無際的天空，二人又沉默了）。

雲（振作一下，站起身來，委宛地）咱們該走啦；你？拿點開水去給尚太太他們。

（乃辰無言地順從了她，拿了水壺，懶懶地收拾起方才帶來的一些書籍，可是正當小雲走向門口的時候，她忽然站定了，像一陣風輕輕地推門，志恢已經跨進來了。帶着不自然的笑，點了點頭，就像非常疲累的坐下來了，乃辰回轉身來，有一點僵窘，想不出什麼話講，）

雲（愉快的聲音）怎麼你也來了？尚太太和叔叔他們呢？

志 悶得很，天氣又熱得可怕（用不安的眼光窺視一下兩人的神色，然後勉強地）什麼，你們打算？到那兒去？快解除了，方才情報說，敵機已經過了興安。

雲 可是，總是小心一點的好啊，你，老是——（走近他身邊，噤了噤嘴，不自禁地流露了祇有

對最親密的人才可以有的憐惜的神志和聲音)

志 (不自然地一笑) 那麼，你吶？你們不怕危險？

雲 (爲了不使這種僵硬的情形繼續下去，小雲很快地改用了一種平靜而輕快的調子) 也好，休息一下，好在洞子很近，瞧，你全身是汗，我給你打盆水來。

志 (望着小雲走了之後，志恢再仔細地觀察了一下乃辰的神色，好像要掩飾內心的紛亂，用言不由衷的調子開始) 這幾天情形怎麼樣？衡陽怕已經靠不住了，……唔，你們前天談的事情……

許 (搖了搖頭，低聲地回答) 還僵着，沒有決定。(然後摸出煙來，點上了火)

志 (感慨地) 唔，議論未定，大概敵人就會渡過黃沙河了。(停了一下) 給我一支煙。(伸出手來，從乃辰手裏接過了一枝香煙，乃辰給他點上了火，有點驚異地凝視着他)

(小雲端了臉盆出來，給他絞了一把手巾。)

志 (迎上一步) 多謝，我自己來。

許 (看見小雲愉快的表情，他像驟然感到一陣難堪的憂鬱，懶懶地站起身來，對小雲) 我還是把開水拿去給他們吧，天太熱了，——

志 怎麼？你——(揩了臉，不熟練地再拿起那支香煙，有點茫然)

許（好像儘可能的，要想避開這種情景，很快的走到門口，頭也不回地）也許快解除了，我去看看他們。

（室內又沉默了，靜到幾乎可以聽得到呼吸的聲音。小雲無聲地走近志恢的身邊，帶着深意的微笑，凝視着他，志恢爲了怕被她看出內心的紛亂，避開她的眼光，靜靜地噴了口煙。

（這樣的經過了一兩分鐘的沉默之後，小雲終於禁不住笑了。）

志 笑什麼？你。（有點惶窘地抬起頭來）

雲 （沒有回答，輕輕地從他手裏取過那支香煙，丟進痰盂裡，然後用作弄似的調子）幾時學會了抽煙？

志 （臉上浮出了一絲苦笑，遲疑了一下，解嘲地說）好玩兒……

雲 （靠近他身邊，一只手輕輕地按在他肩上，用充滿了憐愛的聲音）你，不可以的。紫暉。

志 （慢慢地抬起頭來，兩人的視線正遇在一起，眼睛是靈魂的鏡子，可以透過這面鏡子來摸索對方的靈魂。心的探險開始了，志恢自覺到心跳得利害。

（這緊張的沉默繼續了幾秒之後，小雲像一個小孩子忽然想起了什麼好玩的玩意一般離開了他，拉了一把靠背椅子，像十幾歲的淘氣女孩子似的騎馬跨的反坐在椅上，上身撲在椅子背

雲（興奮地）來，讓我試一試。你把兩只手的手指交叉起來，（自己做了一個樣子，很快地分開，繼續說）要隨便又對了；讓我看。（然後，好像發見了什麼奇跡似的笑出聲來。）

志（這突然其來的測驗使志恢復惑起來，交叉着手指，茫然地問）這是什麼意思？

雲（做了一個意外的表情，站起身來，用很快的調子說）你不知道？這是一個心理測驗。隨意地把手指又起來，可以試驗出這個人理智重於感情，還是感情重於理智？

志（性急地問）我呢？

雲 左手的手指壓在右手手指上面，是理智派，反過來，右手手指在上面的，就偏重感情，你：  
：（又是莞爾一笑）屬於感情派的。

志（再把手指交叉了幾下，懷疑地說）感情派？還有什麼根據？（停了一下，倏然想起了似的反問）那麼你呢？

雲（儘笑沒有回答）

志 理智派？對嗎？你試一試。（多少的振作起來，催促看她）

雲（背轉了半個身子）我不說。反正人只有兩種，不是偏於理智，就是偏於感情。

志（想了一下，好像恍悟了似的）對了，你一定是理智派！（停了一下，然後）小雲，你歡喜

桂林？

雲（有點驚奇，睜大了眼睛反問）這，爲什麼？問這個……

志（淡淡的一笑）桂林跟你很像，繁華是她的外形，冷雋是本性。……

雲（性急地）我？……

（志恢用銳利的眼光凝視着她，執拗地想從她的表情中尋覓着一點對於這種批評的反應。小雲的脚步停止了，茫然地望着天空，無目的地舉起手掠了一下被薰風吹亂的鬢髮，終於一種混惑的表情從眉間流露了。志恢無聲地上前了一步。可是，當他輕輕地咳嗽了一下，打算講話的時候，小雲很快地用手攔住了他）

雲聽，不是解除的聲音？（屏息地等了一下，笑了笑）不是。唔，三點半，我也得走了，你，休息一下。（她的態度不像平時的安詳，語氣也掩飾不了僵硬和急促）

志（幾乎是無意識的拉住了她）不，等一等。

（像是電光石火，小雲反射地看了志恢一眼，這是一種激情和苦痛混合在一起的表情。她很快地低下了頭，微微的背轉了身體。手捏在一起，她覺得心驟然的跳得利害。）

（緊張的沉默是短暫的，一陣忍受着苦痛的表情掠過了小雲的眉宇後緊接而來的好像是一個決心浮上了她的心頭。很自然的分開了手。）



雲（似乎有了話題了）對了，我正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聽聽你的意見。

志（緊張還沒有消除，茫然地）跟我商量？

雲（回轉來，帶着捉摸不定的微笑，低聲說）我想聽聽你對一個人的意見。

志（很快地）誰？

雲（坐下來）別性急啊，你坐。你，覺得小許……這個人……怎麼樣？

志小許？他怎麼樣？

雲（依舊是平靜的聲音）我要聽聽你對於他的意見，因為他——

志因為他怎麼？

雲（斂了笑，慢慢地說）因為，有一件事情要決定。

（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對志恢分明的是重大的意外。他感到了事態的並不簡單，他也明白了她所講的話的含義，可是，他困惑了，他祇能掩飾了內心的震動，好像不明白她意思似的追

問：）

志要決定？怎麼樣的問題？

雲（噤了噤脚，不自覺地做了一個抱怨的嬌態）你，裝傻。（用等待的眼色望着他，又沉默了

志 哦。（幾乎不敢看她，支唔地）那，你……

雲 （催促）說呀。

志 （無言地走了幾步，遲疑了一下之後，帶着一種幾乎可以說是愴痛的表情，用低啞的聲音）

對於他，你應該知道得比誰都清楚。

雲 （走近他身邊）可是，我希望能夠知道你對於他的印象，作爲一個知己的朋友，作爲一個敬

……重的前輩，你的話，對我是有分量的。

志 那我，更不該說，不能說了。（竭力的企圖逃避）。

雲 嗯。（點了點頭，微微的嘆了口氣，低聲地說）謝謝你。

志 （不明白她的意思）什麼？

雲 （淡淡地笑了）那不是很明显白，你已經回答了我的問題。（停了一下，似乎在表示她的敏感

）你的回答是否定的，對嗎？

志 （好像被發覺了什麼秘密）爲什麼？這，這是什麼意思？

雲 要是你覺得這個人很好，那在我面前，有什麼不該說，不能說呀！

志 （被她那雙機伶得可怕的眼睛望着，他狼狽地低下頭來）那，我倒沒有你這樣的敏感。（用手無目的地掠了一下頭髮，似乎有點反撥似的補上了一句）可是，這也證明了在這種情形之

下，我不能也不該講話。

雲（似乎很愉快地笑了，黑亮的眼珠在他臉上打轉，用若干拖腔的調子說）說得很好，我欣賞了你的敏感。（停了一下，迎上一步，一只手反撐在椅背上，改換了很快的口吻）好，那麼現在談談我吧，你覺得我怎麼樣？這用不到考慮到別的問題，我，——（撲赤地一笑）受得住批評。

志（凝視着她，半響沒有回答）。

雲說呀！（輕輕地扭了一下身體）我聽你的話，有什麼毛病，那一定會改的：……。

志（勉強地笑了笑）可以說嗎？（沉吟了一下，然後再慢慢地開始）你很聰明，也很勇敢，你沒有太多的舊社會的傳統，……

雲（很快的用兩只手蒙住了耳朵，叫喊一般的攔住了他）別說這些，你祇講我的缺點，弱點：……

志（淡淡地笑了一下，繼續下去）但是！（看了她一眼）要說在「但是」後面，你終於也具備了一個聰明人——特別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所常有的弱點。你很聰明，你懂得太快，太多，於是你就學會了在這個社會裡游泳，又是游泳得那樣的愉快，（觀察了一下她的反應，停了一下，再放胆地繼續下去）你學過電氣沒有？哦，你學的是農業經濟，電氣，是聰明不過的

，它懂得選擇路子，它望抵抗最低的地方走……

（熱心地聽着，點了點頭，輕輕地說）

雲 唔，我懂得了你的意思。

志 對了，就是因爲你懂得太快。（再停了一下）走抵抗少的路，就很少遇到挫折，也就不可能有進一步的磨鍊。

雲 （不自禁地）可是，我……

志 （攔住了她）等等，因爲你懂得在社會裡游泳的技巧，你在人羣裡游泳得一點也沒有阻礙，你不感覺到，不，應該說別人不讓你感覺到生活上工作上的麻煩，所以，不論到什麼地方，你都可以得到一個愉快的環境，於是——（把語氣加重一點）你生活在社會對你的嬌縱裡面，你永遠也不會知道，你也沒有機會去感覺到人類社會的辛酸！

雲 （慢慢的低下頭來，漸漸的變成嚴肅，好像竭力地在控制起伏的感情，不使它有一點流露來阻滯對方論點的發展）唔……

志 （生怕他的言語會碰傷了對方的自尊心理，連忙笑了一下，補足了一句）說這樣的話，……本來我就沒有這個資格。

雲 不，你肯對我這樣說，我很高興。

（兩個都沉默了，熱風吹來了一陣刮身的蟬噪聲音）

雲（抬起頭來，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好像想到了一個問題似的重新開始）尚先生，你剛才講了電氣的故事；我，……（嬌美地一笑）我還有一個想法，說出來不知道對不對？

志很好，正要聽聽你的意見。

雲電氣不是也會發熱，發光？（她歪着頭問。）

志（臉上露出讚歎的神色，很快的接過了她的問題）對，它可以發熱，發光，但是那一定要有兩個必要的條件，就是——（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種在講壇上講解的神情和手勢）第一是要有一種強大的壓力，推動着它，第二是要環境逼着他不能不走這條困難的道路。

雲（好像完全忘記了方才的困惑和黯澹，愉快得幾乎要跳起身來，不自覺的上前一步，捏住了志恢的手）你說得真好，我懂，我就需要這種力量和環境，可是，尚先生，我相信，你方才講的話，就是一種很大的壓力，使我——

志（免不了有一點惶窘，支唔地）不，你要深入一點去看看社會，單單懂得是不夠的，你要去感受，去做。

雲（依偎在他身邊，像順從的孩子似的深深地點了點頭，從長睫毛下面柔和地看了志恢一眼，放低聲音，很有一點感慨）這半年來，我也看了不少的事情，特別是最近，聽聽你跟叔叔的

談話，看看最近桂林的這種情況，我——（驟然的停住了話，凝視着他，然後又有一點支唔

）我想——

志 你想怎麼？

雲 我想……你也許會笑我的，我想改變一下生活。

志 改變一下生活？怎麼的生活？

雲 那，一時也說不上來，可是，我覺得現在的這樣生活，實在很可怕，很危險。

志 那，你打算……？

雲 唔，我不說，（又是調皮的一笑）我正在想跳出這個所謂文化人的圈子……

志 （有意地反激她）膩了？找一點新的刺激？

雲 旁人都會這麼講的，可是，我沒有這種動機……（飄了他一眼，笑着說）最少我自己相信。

志 有這麼大的決心？（依舊帶着懷疑）。

雲 當一個平時沒有決心的人一朝有了決心的時候……（多少有一點爲了表示她的驕矜，一個字

一個字地說，當志恢正要講話的時候，突然的攔住了他）瞧！（很快地把銀魚似的手指交

又起來）我——

志 喔（很快地抓住了她的手，看了一下然後點了點頭）你在驕傲你的理智！

雲 你不相信？當一個女孩子有了決心的時候。

（志恢反射地站起身來離開一步，神色顯得異樣的倉皇。小雲抬起頭來，咏芬像一陣無聲的風似的已經站在門外了，提着一只小小的藤篾，蒼白的臉上帶着疲勞的神色，似乎受了一種突如其來的激動，在屋簷下站定了一下，表情驟然的僵硬起來。在最初的一瞬間似乎打算回過身來退出這個使她感到難堪的場面，又是一種忿怒驅散了她的躊躇，橫了橫心，邁開脚步，直着眼睛，好像走進一間沒有人的屋子似的闖進去了。

（和志恢的窘促比較起來，小雲的態度是自然而大方的，很快的迎上一步，帶着笑，並不顯得特別的殷勤，很自然的打算去接過她手裏的藤篾，咏芬扭過半個身體避开了她，臉色冷酷使人感到可怕的程度，有意使小雲感到地將志恢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然後浮着冷笑，——

芬 （回頭來向小雲）多謝。

雲 （偷偷地看了志恢一眼，依舊是平靜的調子）尙太太，你息息吧，叔叔跟嬸嬸，怎麼啦？（等了一下沒有得到咏芬的回答，於是繼續着說）防空洞裏真是太濕悶了，從前不放緊急我是不進洞的。

芬 （粗暴地拉過一把椅子，坐下來，用笨拙的譏刺口吻說）那當然呀，防空洞那兒有屋子裏舒

服啊！我個知心的人談談，又清淨，又愉快。……

（這幾乎是粗魯的嘲弄，使小雲感到了很大的衝擊，不自禁地低下來頭來，恰好她的眼光碰到咏芬的充滿了敵意的視線。祇能瀟散的走開一步，驟然覺得臉上燒得利害。）

芬（直望着她，故意做了個吃驚的表情，用不必要的高聲）怎麼的，我說錯了？唔，孟小姐：

……

志（感到了對小雲的歉意，終於攔住了她，冷冷地）咏芬……

芬（似乎沒有聽見，依舊浮着冷笑對小雲）對不起，孟小姐，我來得不巧了，打攪了——（把

語氣加重）你們。

志（激動地上前了一步，可是他沒有開口，小雲帶笑而平靜的調子阻止了他）

雲 那裡話，尚太太，爲了小許，他要尙先生起草一個工作隊的計劃，（瞟了志恢一眼，然後笑了笑）自己又不敢跟他說，方才一定要我——

芬（表情並沒有鬆弛，從鼻中迴響了一下，接上來）當然啦，他祇聽你孟小姐的話呀，（停頓了一下，補上一句）談工作計劃，真好，有說有笑的！

（志恢很苦痛地走開，屋子裡空寂般的沒有聲音，小雲舉起手來看了看手錶，依舊很自然地聳了聳眉毛）



雲（自語似的）四點一刻，唔，我得走了，尙先生，方才請你做的計劃，還費心你趕一趕，他們就要出發……

（志恢無言地點了點頭，小雲不想回身來向咏芬告別，可是在霎那間，咏芬打定了主意似地刷的站起身來，把半個身擋住門口）

芬（高亢的嗓子）等一等，孟小姐，（然後咳嗽了一下，聲音驟然的變得嘶啞）我有話想跟你談談。

雲 有話？好呀，尙太太……（掩住了內心的緊張，儘量平靜）

芬 請坐（指着一把旁邊的藤椅，看小雲順從地坐下了之後，把眼睛瞪着志恢，命令他）請你出去。

（一陣痙攣似的痛苦，支配了志恢的全身，似乎在用最大的努力忍受殘酷的刑罰，沒有反響也沒有聲音）

芬 叫你出去！（用帶啞的聲音說，等了一下，上前一步，用手指着他喊）聽見了沒有！

志 恢（抬起頭來，勉強掙出了一句）我不走。你不能命令我。

雲（覺得應該由她來講話了，站起身來，陪着笑說）尙太太……

芬（幾乎是粗暴地攔住了她。氣喘得厲害，將志恢昵視了一陣，然後坐下來）好，你不走，你

是應該聽的，我跟孟小姐講的話。

雲（等咪芬回過身來的時候，用柔和的口氣說）尙太太，你好像很疲倦，你休息一下罷，有什麼話，改一天說。

芬不！（用手阻止了她）改天就沒有機會。

（小雲幾乎聽得到她心跳的聲音，感覺到她急促的呼吸。低下了頭，面色很蒼白，於是在她耳邊一個充滿了譏諷的聲音開始了）

芬啊，怎麼的，孟小姐，你怕我傷害你？不，我不是一個粗人。（停了一下之後）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因為，你也是一個女人。（重重地嘆了口氣，似乎平靜了一點，用悲傷的調子說）一個女人，應該會懂得別個女人的苦處的。孟小姐，你懂得我嗎？你能幫助我嗎？——

雲（這幾乎是泣訴的調子使她驟然的感到了悲傷，抬起頭來看她一眼，伸出手來握住了她，低聲地說）我懂，尙太太，幫助你，祇要我能够。——

芬（明白地激動起來，用兩只手握住了她）當真？你能……：……懂得我？我，謝謝你。

雲（望着咪芬激動的表情，和蒼涼的心境，就不禁感到了一陣衝塞起來的愉傷。這不是一個惡意的敵人，而祇是一個可憐的弱者，爲了儘量的使她平靜，柔和地撫着她的手，委宛地）尙太太，你放心，祇要我能够，……：……你有什麼——

芬（平時穩慢的舉動，這時候變成了非常之急速，很快地攔住了她，依舊用興奮的調子）不，不，我不用說了，你懂得我的苦處，就好了，你是個聰明人，……

（志恢茫然地聽着，慢慢地抬起頭來，似乎感到了一種渡過了危難的鬆弛。）

雲（輕輕地透了口氣，摸出小帕揩了一下鬢間的潮汗，站起身來，望了望已往西斜的驕陽）尚太太，我得走了，還得回學校去，聽說要疏散……

芬（跟着站起聲來，猶疑地走了兩步，好像重新打定了決心，轉身說）孟小姐。

雲（低聲）嗯。

芬（我，還想跟你談談……（掠了志恢一眼，繼續着說）你能不能幫另一個人的忙？

雲（誰？（有點吃驚）

芬（再望了一眼志恢，遲疑了一下，熱心地望着小雲，走近了一步，然後打定了決心）小許先生。

雲（有一點衝動，可是她不知可否地笑了一笑）噢……他？（低下了頭，慢慢地走開。）

芬（緊跟着她，性急地說），孟小姐，我，我是不該說的，可是，他不是怪可憐嗎？方才，我在路上碰到他……（透了口氣，不轉瞬地望着小雲的表情，繼續說）你們方才……喔，我不知應該怎麼說，可是，孟小姐，我問了他，他不肯說，可是我覺，我看出來，幾個月來，我

看見過好幾次，他，他老是嘆氣，苦惱，……孟小姐，你，你不能可憐可憐他……

雲（深深地低下了頭，面色變成了非常的暗澹，沉默了好久之後，低聲說）這不是可憐不可憐的問題。

芬（還是熱心的望着她）你們——那麼……

雲（苦痛地搖了搖頭，用手掠了一下鬢髮，多少帶一點激動的口氣）尙太太，這個別談吧，我知道，可是……

芬不，孟小姐，我想知道——

雲（避開了她的眼光，想了一下，打定了主意，逃避一般的走向門口，低聲的）尙太太，我走了，再見。

芬（着急地拉住了她，依舊用熱心的口吻說）你說一句話，好不好？我好回答他，孟小姐，你，在這個亂糟糟的時勢，你也得有個……

志（一直沉地聽着她的，他看着小雲苦痛的表情，終於不自禁地）啾芬！

芬（似乎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幾乎有點粗魯地攔住了小雲，繼續說）你不能可憐他，讓他去

苦……

雲不，尙太太，你不會懂的，我也苦得很呀——（掙扎着說，聲調是暗澹的）

芬 那麼你，方才答應了幫我的忙，這不是，連小許先生的問題，也解決了嗎？

志 （終於站起來了，嚴厲地說）喲芬，旁人的事，你不用多管。

芬 （在這一霎那間臉色驟然變了，很快的回過身來，怒視着他）你說什麼？旁人的事？我別管，你就可以管？你說！

志 （盡量地克服自己，可是他調子還是相當的粗糙）這不是兒戲的事情，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

芬 喔，對於這個問題，你有你的想法，對不對？

志 （還想避免正面衝突，不理會她的譏刺，依舊用勸解的口吻）你，怎麼可以逼着她回答這樣的問題？你得讓……

芬 （驟然激昂起來，用手指着他）逼她，你說我逼她？逼了她你心痛，是不是？你是她的什麼？你迴護她……？（一句比一句猛烈，一步比一步逼近），你打算欺侮我，是不是？

雲 （想離開這個不愉快的場面，走到門口，可是一轉念終於又回過身來，用懇求的調子對喲芬）尚太太，別說了，你今天太興奮了？

芬 （不禮貌地回頭掠了小雲一眼），不，我一點也不興奮。（依舊窮追着志恢）我倒正要聽聽你的，這，跟你有什麼相干？要你來講話？

志（調子也不覺粗暴起來），你不能胡說八道，講話有一點分寸。跟我沒有相干，難道跟你……

芬（很快的接上來，哼了一下），對了，跟你相干，相干得很，相干到不讓她跟許先生……

（志恢用聽不清是什麼話的高聲喝止了她，像一顆要爆炸的炸彈似的奔向咏芬前面，而她，也以一種半狂亂的狀態迎上了一步）。

芬（在興奮激怒的情形之下，再不能考慮身份和外觀了，把手插在腰裡，大聲的喊）你打算，打算怎麼樣？我怕你？怕你……

雲（很快地用身子攔在兩團猛火中間，然後回頭來對志恢）：尙先生，你不能……

（正在這個時候門外傳來了一陣孟太太的充滿怨訴的聲音：『我早說不必躲的，炸飛機場，這兒有什麼！』）

（志恢驟然的清醒起來，後退了兩步，於是——）

雲（很快地迎上一步，改變了一種並不嚴重而幾乎是帶笑聲音喊）：好了好了，嬌嬌，你們勸勸尙先生……

（孟太太睜圓了驚奇的眼睛，而文秀的神情却顯出苦痛，孟太太搶上幾步，把從防空洞裡帶回來的一個小口袋丟在地上，走到咏芬身邊）。

雲（向文秀）叔叔，我叫小許來叫你，你幹嗎不早一點來呀？（若無其事地笑了笑）爲了點小事，尙先生脾氣不好，吵起來了，要是您在……

孟（低聲地應了一句，仔細地觀察了一下志恢和小雲的神色）

（咏芬被孟太太拉到右邊的角上，狠狠地望了志恢一眼，想要講話，可是一陣悲苦衝塞來，就像驟然失却了支持的力量似的伏在椅背上哭泣起來。）

孟（摸出手巾來揩了揩汗，盡可能的保持着平靜，可是用嚴肅的口吻）紫暉，你忘了我跟你講的話了？你，不該有這種態度。

（志恢頹喪地坐下來，痛苦地抱着頭，沒有言語。）

太（陪坐在咏芬旁邊，一面拾起一把扇子來給她扇着，一邊惡聲地對文秀）我早說跟尙太太一起回來，你偏不走，沒有解除，沒有解除，祇有你怕死，荒年亂世的，你的性命值幾個錢一斤？

（文秀沒有理她，憐憫地凝視了志恢一下，然後回過身來，走到咏芬前面。）

孟咏芬，聽我的話，看開一點，志恢不是壞人，你去休息休息，有話慢慢談吧。

雲（一直在等待着機會，這時才走到咏芬身邊，輕輕地給她整了下半亂的頭髮，柔順地幾乎是耳語般的調子）對了，尙太太，你進去息息吧，叔叔會跟尙先生說的，我得走了，嬌嬌，我

回學校去，你陪尙太太談……（回頭望了一眼文秀，再俯下來低聲而又富于暗示地對咏芬）尙太太，你方才說的，我一定給你辦到，你放心，噢，一定，一定。（整了整衣服，咏芬抑住了抽噎，感謝地望了小雲一眼，無言地點了點頭，又很傷心地俯下去了。）

（小雲用分明是有點做作的輕快的步伐走到門口，對文秀和志恢揮了揮手，很快地走出門去了。文秀裝了一斗煙，正待跟志恢講話）

雲（從窗外喊）叔叔跟小許說，我，兩三天就回來，要是他來的話。

太（半強制地扶着咏芬起來，邊說）啊，別傷心了，大熱天氣，你身子不好，過一會又不舒服……（一邊回過頭來對志恢）尙先生，不是我幫尙太太，你呀，近來心境不好，脾氣也得壓壓才對……（又對志恢做了一個眼色，然後扶着咏芬）好啦好啦，去揩把臉吧，氣壞了身體犯不着，男人的脾氣呀，那一個不是一樣，你聽我，三天五天不跟他開口，讓他想一想，怕他不來向你陪罪！（又對志恢作弄地擠了擠眼睛，忽忽地陪着咏芬進後室去了。）

（天漸漸地陰暗下來，房子裡變成沉悶。文秀仰坐着藤椅上，靜靜地噴着煙，攏起的腳不斷地抖着，經過了很久）

孟（眼睛望着遠方，慢慢地）身體不好？

志（無言，搖了搖頭）



孟 那末，累啦？這幾天……

志 沒有。

孟（沉默了一陣之後，坐起半個身體，用很沉重的調子）方才啄芬爲了什麼？

志（憂鬱地望了他一眼，然後絕望地）文秀，別再提了！

孟 可是，這不是提不提的問題，問題沒有解決，不能拖，也不能……

志（神經質地站起來，很快地說）那你要我——（這半句話裏面立刻自己收住了）。

孟（對於他的激動有點意外，輕輕的用手制止了他，連接地抽了幾口煙，不堪感慨）莎士比亞有過一句格言，『弱者啊，你的名字叫做女人！』這句話，寫盡了一部封建時代的女性歷史，可是，（口氣漸漸地變成非常銳利）我現在倒要改一改：『弱者啊，你的名字叫做知識分子。』

志（沉默，經過了思考之後，抬起頭來）你要我堅強？

孟（很快地回答）對，要有決心。

志 怎麼樣的決心？

孟 我們都是智識份子，我們都有弱點，（停了一下之後）但是，守住一個進步知識份子的本份，要有爲人而不爲我的決心，最少，要有不爲自己的幸福而讓旁人痛苦的決心。

志 你的意思是說——？

孟 要是你不覺得我講的話太重，那麼我說，踏過旁人的苦痛而走向自己的幸福，這是犯罪的行為。（目光炯炯的望着他，繼續下去）你懂得我的意思！

志 （慘然地垂下了頭，半響之後低頭地）這是你的誅心之論。

孟 對，也許可以這麼說，可是，你必須認識，人對人的關係，不像人對一件衣服，這不能隨便脫掉。她將成爲一個影子，一直站在前面。

志 （漸漸地苦痛起來，好容易掙扎着）我不敢想，老孟，你別說了，我懂！

孟 那好。（重重地點了點頭）懸崖勒馬，正是時候。（站起來走了幾步，到後房門口去靜聽了一下，神色緩和了一點，邊走邊說）紫暉，這幾天戰事情形很緊，我看到了這個地步，大家都得有個打算……

志 （臉色蒼白得很，茫然地）唔，你打算……

孟 逃，也逃得够遠了，可以說已逃遍了大半個中國，我，這幾天在想逃不逃的問題。

志 你不逃，就在桂林？

孟 不是這個意思，我們過去，祇想到逃，逃也逃得太消極，現在，可逃的地方也不多了，我想

我們得有一個新的辦法。

志 什麼辦法？（稍稍振作了一下，似乎想從這個大問題中，得到小問題的解決）

孟 我正在想，譬如說，假如桂林不守的話！

（話沒有完，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無聲地站在志恢背後的孟太太插嘴進來了）

太 虧你還悠閑自在，桂林呀衡陽的談國家大事……（文秀和志恢兩個同時的回過身來，孟太太滿面憂容好像遠滴了幾滴眼淚，又急又恨的說）古人說得好，齊家治國平天下，尙先生，先把家裡的事平一平好不好？

孟 （用手勢抑止了她的高聲，輕輕地問）咪芬怎麼樣？她！

太 咪芬怎麼樣？請你去問你的那位寶貝的娃小姐！（本來就高亢的孟太太的聲音已經帶着哭聲了。文秀怕她講出志恢受不了的話來，作揖打拱地勸阻她，於是，孟太太很快地回轉身來，（忿忿地）好，我多嘴，多管閑事，過會兒闖出禍來，你負責任！

（和孟太太的出去差不多同時，從窗外夕陽裡掠過一個人影，志恢不安地回過身來，闖進來的是手裡拿着一份晚報的小許。）

孟 喔，小許！

許 （臉上帶着激動的神色，很快地把報紙遞給文秀，氣忿忿地說）真快，我們全被蒙在鼓裡，

孟 （整了整眼鏡，很快地臉色變了，無言地把報紙遞給志恢，自言自語地）簡直是長距離緩走

……唔？小許，你的打算是？

許（上前一步，性急地說）實際上，衡陽三天前就丟了，否則，怎麼會在黃沙河發現敵人……

（喘了口氣，不勝感慨地）此刻在挨戶的通知，緊急疏散，我看老孟，你跟衛先生們應該很快地打定好主意……

孟 你吶？你打算……

許（似乎掩不住有點驕矜的神色，很快地說）我決定了，明早上就走。

孟 去柳州？

許 不，先到平樂，布置一下，再到粵桂邊境……

孟 喔，那好，跟那些人？

許 那兒是一個去處，（興奮地說，沒有直接回答他的問題）我們不想再往西走。我們得留這裏，做一點事。

孟 好，很好（走近他）決定得這麼快，你——

許（很快地回答）不，我，已經想了很多天了，今天的形勢逼着我們非如此不可。孟先生你們，也得趕快走，交通工具很困難，遲了也許會……

孟（點了點頭）你放心，你——（好像突然想起了似的）喔，對了，方才小雲回學校去了，她

得兩天之後回來——你，要不要趕快通知她，也許還來得及……

許（一陣陰鬱掠過他的臉上，可是，他很快地把它抑止了，搖了搖頭，浮着慘笑低聲地說）不必了。（停了一下，努力用平靜的調子）孟先生，告訴她我走了，我們有一大羣同伴，……她，請你多多的鼓勵她，多碰點事……（然後補上一句）她太年青，有時候會……打不定主意。

孟 好，我一定，把你的話告訴她！你放心。

許（旋過身來，向志恢伸出了手）尙先生，再見！我，走了。

（志恢用感動的眼光望着他，緊緊地握了握手……）

孟（出神地凝視着他，慢慢地伸出手來，握了一下，再在他的肩上拍了幾下）好，好孩子，這是一個偉大的決心！到人民中間去！讓我們在勝利的時候再見。

許（深深地點了點頭，感激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一定的，一定的，孟先生，保重，當心身體。

（志恢臉上浮出了振奮的神色，感激地望着這個情景。）

（幕）

## 第四幕

七月間的緊張形勢，到了八月有一個短時期的鬆弛，一度謠傳已經到了冷水灘，黃沙河。的敵人，忽然向湘東郴州方面發展了，混亂的桂林得到了一兩個星期的苟安，下跌的物價又猛烈地回漲。敵人的刀鋒指向湘東，那麼下一次的目標一定是曲江而不是桂林了，不想離開桂林而暫時疏散到鄰縣去的人們又慢慢的回來，從公路從水路，曲江連縣一帶的難民又將桂林當作避難地了。氣候還是那樣的熱，秩序還是那樣的亂，人還是那樣的忙，報紙從七月間改成小張，文秀拿到了一張一萬元的支票而失業了。志恢的學校亂到像一個被攪了的蜂巢，報上說疏散費是領到了，可是負責人早已不知去向，最初還有幾個熱心一點的教員想到組織一個委員會來維持，團結一部分學生「集體逃難」，志恢也被大家推拉當了一個委員，可是開過兩次會，請過一次願，學生們自動地跑散，這個委員會也就無聲無息地自然消滅了。在那個「小安」的時候，志恢文秀們都着實忙祿過一陣，組織工作隊，發動慰勞運動，可是工作隊才出發就被解散，慰勞運動和「保衛大西南」的口號也就很少有人再理會了。小許八月

初就隨一批人離開了桂林，臨行的時候再來看過一次小雲，但是談的是些什麼除出他們兩個之外就再沒有旁人知道。八月下旬，文秀接到過一封乃辰的來信，地點是粵桂邊境的一個地圖上找不到名字的墟鎮，內容也祇簡單地報導了平安，說了一些鼓勵的話，祇說「請以此信轉告在桂諸友」，而並不會提到小雲的名字。文秀背着人把這信給小雲看了，但是她除出眉宇之間有一點高興之外也沒有任何的表示。自從學校解散，桂林文化界風流雲散之後，小雲顯然的變憂鬱了，整天坐在房裡，有時候幫着孟太太處理一些家事，其他就很少有社會上的活動。爲了商量疏散辦法，志恢到文秀家裡來過幾次，見面的時候還是那樣的熟脫，關切；大方，但是小雲似乎儘可能的祇在有第三者在場的時候才和志恢交談，而談的也只是一些對戰局的煎憂，對國事的感慨。過了八月，戰事又緊張了，桂林城內掘了戰壕，眼看這危城是不能就下去了，經過了一個時期的沉思之後，小雲好像有了什麼決心似的重新活躍起來，每天在外面跑，不像從前一樣的留心修飾，偶而和文秀的談話之間也好像眼看時局的激變，而關心着思慮着的問題也比從前更寬闊了。文秀催逼咏芬和志恢收拾了行李，變賣了一些笨重的東西，好容易找到了一個以前在香港時候的同事關係，在南車站的人海中露宿了三天兩夜，這才擠上了一家大公司專車。咏芬在住在車站裡的幾天，小雲一直跟着他們，忙碌地替大家照管行李，在倦怠的時候講一些逗人的笑話，不經意的時候也會吐露過打算留在職地做一

點工作的願望；可是在車快開來的時候，她忽然帶來了一個十四五歲的帶病的女孩子，懇求文秀允許讓這病人代替她自己的坐位，看情形，似乎是早有準備了的，不由分說地把那女孩子推上車子，很快地說：「她媽媽在柳州等了一禮拜了，帶她到柳州，就會有人招扶她的。」文秀拗不過她，連忙去找押車的准許增加一個坐位，可是她沒有一秒鐘的遲疑，把一條從上海帶來的毛氈丟給了這個病人，自己吃力地提了一只箱子，性急地和夫家揮了揮手。什麼話也沒有地擠進人海中去了，孟太太拚命地從車窗裡伸出頭來呼喊，咏芬報怨文秀的沒有主意，等文秀想要擠下車去的時候，火車已經動了。

平時幾小時的路程一直走了三天，一到柳州，這個重要的交通中心已經也和桂林一樣的一個癱瘓的城市了，數不清次數的警報，一日數變的謠言，殺人的日用品物價，和難以描述的慘淡和混亂。火車拋了錨，在車站裡停了一天之後就被更強有力的人們封用去了，所有的乘客都被趕下車來，這一天晚上就在車站附近發生了兩次爆炸和大火。人的價值貶落了，弱者變了螻蟻，強者成了虎狼，相欺詐，相掠奪，相噬食，這是整個體制的累積了的腐爛的崩決，好像這已經是世界的末日了。

不斷地下着雨，不斷地括着風，一到九月已經是寒風了，在離車站不遠的一輛炸爛了的鐵棚車下面，披上了一層油布和蘆席，另碎雜亂地堆置着一些箱籠雜具，這是流民圖的一個角



落的最普遍的景象。雨止了，還括着風，車站附近的大火還在燃燒，天上是黑色的濃煙，下面是跳躍着的鮮紅的火焰。在反光中看出三個佇立着的背影，四周是忽遠忽近，忽而匯合忽而孤獨的哭泣的聲音。

東邊天上，好容易衝開黑色的煙雲，月亮露出臉來，這已經近滿月了，銀光照着悲慘的大地，被驚了的夜鳥掠過天空，發出了淒厲的鳴聲。

從月光中可以看出這三個人影了。孟太太疲累地斜依在鐵棚車的邊上，志恢反背手仰望著天空，被夜風吹亂了的頭髮的咏芬驟然的感到寒冷；淒然轉過身來，打了一個寒噤，不自禁地緊了一緊頸子下的圍巾。志恢回過頭來，對她凝視了一下，無聲地走進車棚里去，拿一床沾了泥漿的氈子披在她身上，咏芬抬起頭來望了他一眼，好像有什麼感觸似的抽噎起來……

志  
(低聲)什麼？冷嗎？

芬  
(搖了搖頭，沒有聲音)。

(聽見志恢的聲音，凝望着車站的火光出神的孟太太突然的回過頭來，好像也感到了寒冷，兩掌交互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肩膀，急急地奔回遮着蘆席的車廂里面去了。志恢沒有言語，嘆了口氣，低下頭來，這時候披上了一件絨織上衣的孟太太站在他前面發話了。)

太 尙先生，你說說看呀！這怎麼辦？你們呀！真是，這個垂頭，那個嘆氣，有什麼用？尙先生，你們男人：去想想辦法呀。……

志 （悽惶地望着她，低聲地）不是老孟方才……

太 （很快地攔住了他）不用提他，他，有個屁用，你當他真的有什麼辦法，找車去了，瞞不了我，他還不是夾在難民裏面聊天，這兒聽聽，那兒望望，小孩子跌倒了把他抱起來，有人吵架去做和事老，……啣。（恨恨地對遠處望了一眼，回頭來坐在馮芬身邊，繼續下去）都是他，說不要緊不要緊，今天不走，明天不動，好像就在桂林有什麼好處似的，好，等到大家走了，還不是……（摸出手帕來揩了一下眼睛，變成低沉的調子）現在，怎麼辦呀？東西丟了，衣服燒了，錢用完了，在這兒聽死，早知道死在這個地方，幹嗎要逃呀？從香港逃到廣東，從廣東逃到桂林（突然的一連打了兩個噴嚏，似乎是感冒了。）

芬 （連忙把自己身上的氈子披一半在她身上，用慰藉的調子）孟太太別這樣說，孟先生去想辦法，他人頭熱，朋友多，也許會……

太 （氣烘烘地）也許會？會遇到神仙？

志 （痛苦地走了兩步，打定了決心似的回過頭來）別走動，我想去看看……

芬 （不自禁地）不，作——

志 不要緊，我去找找文秀，……（正要起身的時候——）

太 （站起來攔住了他）喔，你不要去，尙太太怕。

志 （回身望了咏芬一眼，無言。）

芬 （怕會受到什麼譴責似的低下頭來，遲疑了一下之後，低聲地）不要緊，你去，找孟先生回來。

（正在志恢進退兩難的時候，遠遠的傳來了一個女人號哭的聲音，哭得那樣的傷心，那樣的淒厲，三個人同時的抬起頭來，三個人臉上同時現出了悽愴的神色，在蒼白的月光下面，一個女人的孤零零的影子幌過去了。孟太太很快地上前幾步，忘了寒冷和危險，急忙忙地追上了。哭聲漸漸地低沉，漸漸的溶進了遠處的人聲裏面，一輛汽車從公路上開過的聲音，又是一陣混亂，女人的哭聲就消失了，孟太太慢慢的低着頭回來，站在車廂旁邊，愛講話的人終於沉默地不講話了。）

芬 （走近她身邊，扶着她轉來，低聲地）孟太太，外面冷呢……

太 （望了她一眼，搖了搖頭，用很少有過的低沉的調子）我怕，聽見一個女孩子孤零零地在哭，我想起了小雲，她，她……

（看了志恢一眼，突然改了憤慨的調子）她，幹嗎不跟我們一起走呀，年紀青青的，要是

什麼三長兩短，我們做叔叔嬸嬸的，還有什麼面目見人……

（咏芬偷偷地掠了志恢一眼，這視線正和志恢窺探着她的視線碰在一起，咏芬很快地避開了，他，志恢也就羞惶地垂下頭來。）

太（看見他們兩個沒有言語，於是又開始了）都是文秀，做叔叔的也沒有個主意，怎麼可以讓  
她單身走呀？做工作，人都逃光死光了，還有什麼工作？尙太太，你看小雲會不會，——有  
什麼危險？她……爲什麼不跟我們逃在一起。（長長地嘆了口氣，然後補足一句）：要如  
她在，事情就好辦了，——

芬唔。——（點了點頭，然後打起精神來）孟太太，你別怕，小雲她能幹，一定會逃出來的。  
太要能這樣才好啊，要是不，那……（突然的停住話，猛然的上前一步，指着前面喊）我當你  
死啦，不回來啦，車子有了沒有？

孟（不合式地穿了一件破舊的棉袍，把手裡拿着的一個紙包高高的舉了一下，依舊還是很愉快  
地）車子？那有這麼容易？好好，大家來，吃點東西。（把幾個黝黑的燒餅拿出來，每人分  
了一個，然後疲勞地坐下來，搓了搓手，邊吃邊說）車子嗎？這問題實在難得很，方才一輛  
小包車開過，爲了大家攔住了要擠上去，差點軋死了人，……怎麼？（指着咏芬）你不吃？  
很不錯，試試看，爲了這幾個餅呀，擠死了人，……咳，車子，車子，多少人在等車子……

太  
太，等死。不容易，容易還要你去想辦法。（又急忙忙的倒了一漱口杯的開水，呷了一口，隨手遞給馮芬，用惡狠狠的口氣對文秀）你說，怎麼辦？好走的時候不走，弄到現在……：

孟  
（息事寧人地搖了搖手，別罵別罵），太太（回頭來對志恢苦笑了一下）像咱們這樣還算好  
吶，祇要人口平安？總有辦法可以想的，你去看看，車站上擠死了多少人啊。

太  
（禁不住爆發了）人口平安？虧你說，你就在這里挨炸，你能保得穩嗎？再說，（停了一下）小雲一點消息也沒有，虧你還說……（說着不自禁地嗚咽起來。）

（文秀望了大家一眼，黯然地低下頭來。）

志  
（沉默了一下之後），咳，現在不只是一家哭，而是一路哭了。孟太太……：

孟  
（驟然想起了什麼似的看了志恢一眼，很快地）噯，你看過屠格涅夫的「羅亭」沒有？

志  
（有點奇怪，輕輕地點了點頭）看過，可是，爲什麼，你問這個？

孟  
唉，（再嘆了口氣，一邊摸出烟斗來抽，感慨不堪）方才看了那種人對人的殘酷，我想起這  
本書裏一個叫什麼梭夫的話來，他說，世界上有三種人：第一種是自己要活讓別人也活，第  
二種，自己要活，不讓別人活……；第三種自己不活也不讓別人活！（看了大家一眼，依舊感  
慨地）我看，現在的人，不僅都是第二種。而且都是第三種了……：

太  
太，（冷笑了一聲，學着他的調子）第二種，第三種，我看你到是第四種。

孟 什麼？（很快回轉身來，等待着他的解釋）

太 你呀，爲了別人活，自己不要活，這不是第四種？（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打了個寒噤然後改換了口吻）好啦好啦，老太爺，我求求你，別儘在這光聊，去想想辦法好不好？天一亮，又是警報，飛機，炸彈……

孟 （搖了搖頭）不，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第四種，誰願意死呀……（發見了太太急迫的神氣，連忙把這話題收住）對了，來來，大家商量一下，看怎麼辦？要是明天，再沒有搭車的希望。

芬 （用手帕醒了醒鼻子，接上來說）孟先生，你說，真的一點希望也沒有嗎？

孟 希望？那不能說沒有，裏碰，難得很哪，譬如說，方才聽人家說，黃魚的價錢是每人一萬五，還要情面，到金城江，也許明天還要漲價，可是到了金城江又怎麼辦呀？

芬 那總比擠在這兒好呀！

孟 那麼錢吶？（睜大了眼睛）四五得二十，一四得四，六萬，嘿，這——怎麼辦？

太 怎麼辦？聽死？

孟 咳，別把死掛在嘴上，好不好？現在是要死中求活，所以大家想想看，有什麼……辦法？

志 文秀，（望了大家一眼）我看，大家湊一湊，讓你太太跟啄芬先走，我們走一段，過了這個地方，也許好一點。

太（性急地攔住了他）不，死也死在一起，我不先走，尙太太，你——

孟 又是，又是，死？（咬牙切齒）現在要活，不是要死！

太 那麼，一起走，徒步，好不好？

孟 你能嗎？（站起來走了兩步，興奮起來了）那好，我去接洽一下，方才有一幫人在商量，大

家結個伴……

太（虎虎地站起來）不。（望着咏芬）你，也得民……民主一點呀，人家尙太太身體不好，

不能走。

孟 這，這也對，可是……

芬 不，孟太太，別管我，要是走不了，我，我……（哽咽起來，悽然地旋轉身體，奔回到

方才坐的地方，靠着車廂哭起來了。）

（志恢走近她的身邊，一只手按在她的肩上，像驟然停止了了的影片，誰也沒有動作，誰也沒

有聲音。）

（西斜的月色更清澈了，夜風吹着，遠遠的傳來了一個男人的叫喊聲音。）

（文秀抬起頭來，一二秒鐘之後這聲音漸漸的近了，像是在哭，像是在喊，喊得那樣的急迫，聲調是那樣的悽慘……）

（「請問各位裡面，有醫生沒有？」）

孟（上前一步，聽了一下，回頭來對志恢）一定有人害了急病……

（那聲音更明晰了，「請好心的先生太太們幫幫忙吧，……有醫生沒有？有助產沒有？」）

志 有人生產。

孟 對了，一定是，咳，這……（着急之態）

（「做做好事吧，好心的太太們，救救一個人的命吧。」那聲音是嘶哽而悽慘的，「有好心的——沒有？做做好事吧……」）

孟 這怎麼辦呀？（好像自己的事情似的惶急地走了幾步，叫喊的聲音從這炸壞的車旁經過了，他想跑過去叫住他，可是遲疑了一下，回過身來，似乎很難開口似的站在他太太前面）這，真是，怎麼辦呀，……你看……

（咏芬和志恢同時地把眼光集注在孟太太身上。）

太（很快地看了大家一眼，刷的站起身來，依就用怨訴和斥責的口吻）你看，看什麼？還不是要我！（兩手拍了拍皺做一團是衣服，對文秀命令地）喊住他，我去！（然後對志恢）我不去，還有誰呀？

幃 你去！（高興地喊出聲來，不等她回答，匆匆地跑出去喊了）喂，等一等……（重新回轉



身來，招着他太太）快，就在這兒不遠。

太（儘管嘴里囁咕，她還是急忙忙地爬上車皮去胡亂地抓了一件自己的舊衣服，邊講邊走），什麼也沒有，生下來總得有點包包紮紮呀！（忙亂地跑出去了）

（吹過一陣風——）

芬（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連忙拿下披在身上的那塊毛氈，匆匆地跟出去喊）孟太太，你披上，會受涼的。

（在西斜的月光下，幾個人影漸漸的遠了，喙芬低着頭回來，周圍回復了沉寂）

志（迎上了一步，低聲地）你，趁天沒亮去歪一下吧……

芬（淒然地望了他一眼，搖了搖頭，沉默了一陣之後，慢慢地）不，我，得等孟太太回來。

志那……（好像有什麼話要說，可是一轉念又停止了）

志什麼？（坐下來問）

志（搖了搖頭，然後問）冷嗎？

芬不。（抬起頭來望了他一眼）我們談談？

志（無言地坐在她身邊，慢慢地）好嗎，談談，（停了一下之後，再說）要是明天橋不到

車……

芬 你說……

志 要是走不動……（停了一下，感慨地）咳，老孟講得對，讀書人，實在太軟弱……

芬 （無言）

志 像小許那樣，多好啊。

芬 他，小許先生怎麼樣？有消息？

志 唔，他在八步那邊幹得很好。

芬 （停了一下，低下了頭）你想去？

志 遲了，現在還說什麼？

芬 那，你怪我拖累了你嗎？

志 （微微有點吃驚，連忙用和緩的口吻）我并不比你堅強，……大家都是一樣，……（透了口氣，鼓勵她）咏芬，振作一下，要做的事還多得很。

芬 你不怨我。

志 （搖了搖頭，低沉地）誰也不怨，我怨自己。

芬 可是，（把視線避開了他，有點遲疑）我，——（想了一下，抬起頭來）噯，有孟小姐的消息沒有？

（志恢瀟然是一點意外，無言地搖了搖頭。）

芬 我，覺得對不住她，（停了一下）要是她有什麼危險，那，那不是……

志 （輕輕地嘆了口氣）不會，她，比我們強得多，有辦法。

芬 （振作起來，徵求他的同意一般地）要是她在一起，多好呀，她——

（志恢沒有回答，低頭站起身來，咏芬無聲地瞟了他一眼，回身走向車廂裡去，車站方面的火光漸漸熄下去了，遠遠的聽到了脚步的聲音，志恢迎上幾步，興奮到氣急敗壞的文秀已經闖進來了）

志 （性地）怎麼樣？

孟 （性地）險得很，要不是我太太去……

（倉皇地從車廂裡走出來，正要尋問的時候，孟太太披着那條毛氈，低下了頭，用手帕按着鼻子，慢慢地回進來了。）

芬 （趕上去扶住了她，低聲地）孟太太，怎麼啦？你……

太 （沒有回答，走到方才咏芬坐的地方坐了下來，醒了醒鼻子，斷續地發出啜泣的聲音）

芬 怎麼的？孟先生。

孟 （睜大了眼睛，答不出話來）

太 看也看不得，尙太太，太慘啦，（抬起頭來做了一個表情），才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咳，這簡直是地獄，看着人家死，誰也不來看一眼，……

孟 （嘆了一口氣）所以呀，太太，這年頭兒，人對人之間，總是……

太 （虎虎地制止了你）又有你……求求你，老太爺，去想想辦法，方才聽人說，日本人已經到了荔浦……

孟 好，好，大家想辦法，對了，你們先艙一下，要是沒有機會，明天得走路呀……

（文秀正要起身的時候，遠遠的傳來了一陣喧鬧的人聲，大家抬起頭來。像是一大批人奔向到車站的廢墟方面。）

太 什麼？有火車？

孟 我去看看……

志 不，（攔住他）聽，有人在講話……

（文秀很快地上前了兩步。是一個熟悉的女人的聲音，但是立刻就被一陣亂烘烘的人聲淹沒了）

太 （好像受到了什麼激動一把抓住她旁邊的咏芬，大聲地）聽，這不是——小雲的聲音？

芬 小雲？（抬起頭來，聳耳聽了一下，失望似的回答她）不會吧，她那兒會到這地方來？

（文秀好像沒有聽到他們的對話，已經很快地跑向遠遠的人叢里面去了。透過火光和月色那一大堆人好像是在擠搶什麼東西，喊叫，咀罵，和一些女人孩子的哀哭聲音淆混在一起。）

太（回過身來，不服氣地對自己說）一定是的，我相信不會聽錯，啊喲，怕不是有車子？這怎麼辦呀，尙先生……

志（直立在月光里沒有聲音，等了一下，輕輕地舉起手來制止了孟太太的講話，急促地）聽一聽，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在講話。

太什麼？（很快地站起來，走到志恢身邊，高聲地）講話？講什麼？

（亂烘烘地擠在一起的人又像是一般的逃散了。）

太（神色惶皇）看，大家在逃，（回身來抓住了咏芬，氣色敗壞）不是日本人來了？

芬（受了激動，反射地站起身來）日本人？怎麼辦？（三步兩脚地擠近志恢身邊）你看見什麼沒有？

志（連忙制止了她們，努力用平靜的調子）不要怕，沒有什麼。好像有人在分發什麼東西！

太分東西！啊喲，老太爺到那兒去了？他不會去要一點……

芬（搖了搖頭）不會的，那兒會有人分東西，搶東西，還來不及呢，（聽着人聲漸漸地平靜下去，低着頭，失望地回到原來的地方去了。）

（月亮照進雲團裏去，整個世界驟然的變成了陰暗。好像就在他們腳邊的草叢裏面，一只蟋蟀突然的發出了響亮的鳴聲。孟太太打了一個寒噤，看看沒有講話的對手，性急地爬上車廂去了）

芬（目送她進去之後，走近志恢身邊，低聲）躺一下吧，天，快亮了。

（志恢點了點頭，回過身來打了一個伸欠。對他蒼白憔悴的妻子凝視了一下，好像有許多要說的話，可是沉默了一下之後，祇在她肩上輕輕地拍了幾下便又愴然地回向吹不着風的蘆席下面去了！）

芬低下了頭，也像驟然地感到了悽楚。蟋蟀還是寂寞地叫着，天真的已經快要亮了。

（伶仃地在曉風中沉默了一陣，咏芬驟然的抬起頭來，眼睛望着遠方，好像發見了一個奇跡似的急忙地上前了幾步，遠遠的是文秀談話的聲音，她又驚喜地回頭來望了一眼，再仔細地聽了一下，激動地回來！

芬來喲！孟太太，快！

志（神色緊張地奔出來）什麼？

芬（用手指着遠方的兩個人影，激動得講不出話來）你看，那不是……

志誰？老孟，還有……

志雲小姐，（喊了出來，不顧一切地跑出去了。）

芬什麼？（不相信這是真的是事情，可是，脚步聲音近了，這明明是熟悉的小雲的聲音。）

太誰？（從車廂里問，好容易從黑暗里摸到了鞋子，倉皇地跑到志恢身邊）你們說小雲？

志是啊！（指了指前面），那不是，和老孟在一起。

（離開他不到幾丈路的地方，咏芬已經和小雲碰面了，這，還不是小雲的永遠那樣愉快的歡喊的聲音：孟太太拔上了鞋跟，正要迎接上去，一隻手緊緊地箍住了咏芬的小雲已經站在她的前面了。）

雲嬌嬌。（大聲地喊，放開咏芬撲過來，把兩手按在孟太太肩上，猛烈地搖了幾下，激動地擁抱了她。一陣感情衝塞上來，孟太太茫然地說不出話來，志恢正要向文秀尋問遇見她的經過，幾乎是推開了孟太太，滿臉堆笑的小雲伸着一只手，已經站在他前面了。）

孟（對楞住了的他太太做了一個鬼臉，用作弄的口吻）太太，怎麼的？幹嗎不講話呀？

太（摸出手帕來擦了擦眼睛，向周圍茫然看了一遍，緊緊地一把抓住了文秀的手，再用拳頭在自己的額上槌了一下，直着眼睛向文秀）這是，真的？不是做夢？

孟做夢？哈哈；那兒會，快，趁現在小雲在，大家商量商量，對了……（很快地鑽進蘆蓆棚裏去拿了一隻歪歪斜斜的長櫬，對志恢夫婦做了一個手勢）大家坐下來，仔細的商量一下，

……該怎麼辦？

太（重新上去抓住了小雲的手，看了又看，這時候她才能定下神來，打量了一下她的服裝神態）唔，真的，你回來了。

（相隔沒有多時，小雲的樣子已經變了，穿着連背帶的藍布工裝褲，上面披着一件黑色綿毛衫，頭髮剪短了，大概是爲了整天在外面奔跑，臉上呈現了健康的褐色，看服裝，看神色，她是依舊活潑而愉快的。咏芬帶着艷羨的表情，戀戀地癡望着她，志恢好像很有感觸，默默地沒有出聲。小雲趁這時候把背在肩上的那個旅行袋解下來，隨手丟在地上，很貪饞地把這一羣久別的人們看了又看。）

孟（看見大家沒有講話，感慨地）怎麼的，大家不講話？真是古人所說的，「相逢無一語」嗎？

太（太習慣性地攔住了他）又有你的，酸溜溜的，快說，你怎麼找到她的？

孟 怎麼找到她的？那還不是，她們有一個服務隊，在給難民——分送茶水……

太 分送茶水？

芬（擠近小雲，低聲地）雲小姐，你怎麼來的？一起幾個人？我們真惦你呀！

雲（親熱地握住了她的手，輕輕在她手背上撫着）怎麼來的？我在這兒已經五六天了，一點也



不知道你們也在這個地方，……：經過的事情，講也講不盡，好了，談談今後的事吧！尙太太，你們——（望着咏芬疲勞的神色，陡然想起了什麼似的把丟在地上的行囊拿起來，邊摸邊說）對了，你們餓嗎？我這裡，還有一點乾糧……（好容易從一團衣服裡面摸出了一包黑黝黝的乾硬了的饅頭）還能吃嗎，來，點點饑，對了，還有一點開水……

太（很快地接過來，先在紙包上仔細地試分了一下，然後一份份的遞給大家，不勝感慨）真是，在家不知出門的苦，雲小姐，我們，今天還沒有喝過一點水呢……

雲（始終帶着愉快的笑容，從一個軍用水囊裡把少許的開水倒在瓶蓋杯裡，遞給了咏芬，回頭對孟太太）嬌嬌，你還有杯子沒有？

孟（很快地跑回車廂裡去，摸出了一個搪磁茶杯）

太（順手接過來，一滴也不留地倒出了水囊裡的開水，誇張地對文秀）一家一口，你別搶先……

（咏芬喝了一點，便把瓶蓋杯子遞給了志恢）

雲（偷偷地掠了一眼，然後笑着對孟太太）喝吧，不怕，水，我們那兒還是有的。

孟（這才從他太太手里接過杯子，喝了一口，誇張的做了個滿足的表情，然後用拿着杯子的手指了小雲一下，邊吃邊說）好啦！現在聽聽你的，你看，我們應該怎辦？（艱難地吞下了一

口曠曠)唔，還饒饒，態度強硬得很，哈哈。

雲 (斂了笑容，同情地望着他)你們，打算到那兒去？

太 (搶着說)誰都不知道呀！雲小姐，這一次，真的差一點要討飯了，沒有錢，找不到車子，

你說……(嚙着牙咽起來，癡望着她，分明是流露了求救的表情)

孟 (望了志恢一眼，慢慢地)本來，是打算到貴陽，可是現在……

雲 我當你們早已經走了，這幾天，情形很不好呀，明天一定得離開這個地方，(停了一下，就

像有一個意念閃過她的頭腦，很快地站起身來)對了，等一等，我去看！也許還有辦法，(用手在她嬌嬌肩上拍了一上)嬌嬌，別怕，我走一下，就來……(說着就像脫兔似的跑出去了)

孟 (好像還有什麼話要吩咐，跟了幾步，重新回轉身來，對大家望了一眼，自語地)哈，這叫做天無絕人之路……

太 (很快地站起來)噫，尙太太，我們跟她走，你看……

芬 跟她走？她們……(抬起頭來望了一眼文秀)，他們不是有一個服務隊……

太 對呀！服務隊不更好，得先替她叔叔嬌嬌，朋友親戚服一服務啊！

芬 唔，她也許可以替我們想個辦法……(振作起來)，紫暉，要是孟小姐可以讓我們跟他們走

志 那當然好呀！可是……（沒有自信）

芬 可是什麼？

志 她們是個服務隊，我看，她們不會離開戰地的。

太 那也好呀，跟着他們走，我們也可以替人家做點事啊！譬如燒水煮飯……

（在一羣人裡，志恢始終保持着憂鬱和沈默，他在想，他在猶豫，他在苦悶）……

孟 （冷眼的看出了他的心情，於是用鼓勵的調子）紫暉，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況且，今天的情形之下，……你說，我們該怎麼辦？到後方去？留下來做點事情，還是……

志 （皺着眉頭想了一想，苦笑）誰也沒有留在這兒的意思，問題是怎樣才能離開……

孟 （很快地）要是真的可以跟小雲他們走。有事情做？那你——

志 （搖了搖頭）我沒有自信，況且，咏芬的身體……

芬 （聽見提到她，回頭看了志恢一眼，接上來）我倒不怕，你，（走近志恢一步，用鼓勵的調子）別多想了，先得逃命，明天日本兵來了，……

志 （再看了咏芬一眼，痛苦地）老孟，你跟你太太跟雲小姐先走吧，我在這兒，想法子，（苦笑了一下）反正，沒有走的人還多得很。

太 這怎麼行呀，（站在馮芬身邊，好像表示保護她一樣）要走，大家一起走。

芬 不，孟太太！

孟 好了好了，等一等，看小雲回來有什麼辦法……走，總是要走的，不過……

太 不過什麼？

孟 不過——（望了志恢一眼，然後下了決心）志恢，我倒真的不想逃了。

志 什麼？不逃？不到後方——

孟 可以去的地方多得很，我不相信在戰地就一定會死，到後方就一定會生——

志 那麼——我——

孟 （舉起手來攔住了他）噯……（一陣腳步聲音，小雲很急性地奔回來，大家迎上了一步，

憂慮地等待着她的開口）

雲 （她的笑容和閃亮的眼睛給了大家一個安靖的表情，可是喘了口氣她已經皺着眉頭），可怕

得很……

太 （很快地失望了），我早知道，不會有辦法。

雲 不，有一輛車子立刻就開，可是，再三交涉的結果，祇肯搭兩個人……

孟 兩個？那也好呀，爲什麼……

太（攔住了他）讓他說，你又打又……

雲 已經裝了四十幾個人了，開車的肯了，搭車的不肯，好吧，叔叔，商量一下，看怎麼辦？要是不要的話，——

孟 不要？誰說，（做了一個誇大的表情，然後很快地回過頭來對志恢）好了，現在問題解決了一半，你跟咏芬先走！

志 這……（想了一想之後，對小雲）雲小姐，讓孟太太和咏芬先走……我和老孟可以走一段……

太 不，（爆發似的阻止了他）我不贊成，路上亂得很，要走就一起走，分開了，說句不吉利的話，知道還能碰不碰得到……（看了文秀一眼，決然）雲小姐，讓尙先生跟尙太太先走……我們再想辦法……

芬 不，不，（搶着）孟先生孟太太先走吧，我，我……

雲 啊呀，（帶着迷惑的表情望了大家一眼，然後噪起嘴巴對文秀）叔叔，這怎麼辦呀，大家客氣，這不是錯過了機會……

太 你們走，快，收拾行李……（在這種場合總要表示得過火一點，一手拉了咏芬，推着她去收拾行李，咏芬望着志恢，回頭來）不，孟太太，這怎麼可以……

孟 好好，大家聽我說，（舉起兩只手來鎖住了她們，然後用一種嚴肅的口吻）聽我一句話，紫暉，你們先走，現在不是客氣的時候，咏芬身體不好，你得替她着想才對，……（透了口氣，然後補足一句）我這幾天想得很多，我決定不走，我打算留下來……

志 （很快地）留下來？

孟 對了，我方才就跟你說，逃幾，這幾年來也逃得够多了……

志 那，你留下來？

孟 當然，（挺了挺身子，決斷地）留下來做事，不是等死——。

志 這是什麼意思？在這兒做事？

孟 對了，就在這個地方。（指了一下他站着的地方，然後用深沈的語氣繼續下去）聖經上說，當使徒彼得不堪壓迫而跟着避難者逃走的時候，路上遇見了迎面而來的基督，他問：「主啊，你到那兒去？」主回答說：「到受難的地方，再去死一次！」紫暉，我，想起了這個故事，也許你會笑我太狂妄，可是，我打算留下來……做點有益的事……

志 唔。（痛苦地低下頭來，咏芬看見志恢不再主張不走，便轉身去看了一眼小雲，好像是徵求她的意見。小雲機伶地拉住了她的手，用催促的口氣說）尙太太，快點收拾一下，等回兒車

子開了……

孟對，志恢！時候很急迫，你們快走罷，我好像有許多話，可是一時說不上來，（伸出手來等待和他的握手，然後用有決心的調子）紫暉，你相信我，我一定會掙下去，我們一定會再見的。

志（看了啄芬一眼，啄芬被孟太太催着，已經打算去整行李了，想了想之後地伸出手來，可是一霎那之後，好像感情衝塞起來似的，激動地抱住了文秀。）

（文秀講話的時候孟太太一直凝視着志恢，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又打量了一下小雲的神色，這時候才明白地感覺到分手的時候已經到了，她驟然感到悽楚，幾乎要流下淚來，於是很快地忍住，裝出笑臉來推了一把啄芬，……）

太（用變了音的嗓子）尙太太，快呀，人家車子在等呢。

（啄芬沒有言語，望了一眼孟太太，低頭用手帕揩了一下眼淚，匆匆地，好像不願意再使文秀爲難地跑到車皮上去了。）

志（愴然）文秀，你方才的話給了我很大的勇氣，我不會使你失望，我也會掙下去的。

雲好了，（她也忘不了有一點傷感，可是依舊維持着平靜的口吻）尙先生，你幫忙收拾行李吧，（然後回過身來，露出雪白的牙齒愉快地笑着，半似開玩笑的）叔叔，你真好，了不起！

太（文秀正要講話，孟太太搶過來）哼，雲小姐，你，真的帶我走嗎？

雲 當然呀，大夥兒在一起……。噠噠，有許多事情要你做的。

太 不會丟掉我？

雲 （嫣然一笑）那兒會？

太 我！我能做什麼？你們的那一套，宣傳呀，演講的……

雲 （笑了笑）不，你放心，現在不幹這一套了。

孟 （望着志恢去了之後，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一把拉住小雲，又遲疑了一下，然後用不很自然的調子）小雲，我告訴你一個消息。

雲 消息？什麼呀？

孟 你知道，小許他們——

雲 （性急地）他們怎麼樣？

孟 他們已經到了北陀，昭平附近，工作做得很好。

雲 喔。你怎麼知道？

孟 有人來講，在你走了之後。（停了一下之後），你沒有和他通信？

雲 沒有呀。（低下頭來，好像在她心上掠過一陣陰影，可是很快地她就振作起來，若無其事地

）能够這樣，就好了，我怕他消極，心裡老是牽記着的。



（遠遠的傳來了汽車的喇叭聲音）

雲（奔上幾步，把聲音送得很遠地）等一等，就來了。（然後回頭來對文秀）叔叔，你去幫尙先生把箱子搬出來，（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自語）對了，我去，你去招呼一下，別讓它開了。（咏芬提了一口小箱子出來，於是小雲很快地把她拉到邊上，很快地從口袋裏摸出一點東西，不被別人看見似的塞在咏芬手裡）

雲（低聲）路上要用的，（然後放高聲音）我來幫你提，不遠，就在車站旁邊。

芬（像吃了一驚，把手裡的東西在朦朧的月光下看了一下，連忙拉住了她）這怎麼可以呀！雲小姐，你，你別……

雲不，（推回她的手，笑了笑）我沒有用呀，帶在身上，你們路遠得很吶，要是有什麼就攔，那不是……

志（背了一個包裹，跨下車箱，看見這個情景，顯然是感到了很大的衝動，可是儘可能地壓制自己地）車子在那兒？雲小姐。

雲好，我來帶路。（調皮地對咏芬霎了霎眼睛，要她別讓志恢知道，然後親熱地握着咏芬的手）尙太太，路上當心身子，不要怕。對了，……（淡淡的笑了笑，淡淡的看了志恢一眼，一半是講給他聽）好好的照顧尙先生，讓他多做些事情。

（咪芬點了點頭，禁不住的眼淚直流下來，好像有許多話要說，可是這些未成熟的語句七上八下的擁塞在她胸間。）

雲（一手代她提起了箱子，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回過身來，把箱子交給左手，伸出手來對志恢

）尙先生，握握手，過回兒亂烘烘的。

志（熱烈地和她握手低聲而有力的）多謝你，小雲，希望我能做到不讓你失望。

雲 一定的，尙先生。

（咪芬避開眼光，走向孟太太身邊，可是她還沒有開口……）

太（很快地走上來）尙太太，我想起一件事了，你到了貴陽，替我寫封信給昆明的小文……（

停了一下，聲調變成非常的感傷）告訴他，我們都好。尙太太，要是，太平了之後，我們還

沒有消息，那麼，請你跟尙先生照管他，像自己的孩子……一樣。

芬（很快地攔住了她）我一定寫信，可是，孟太太，別這麼想，不會的，……

雲（聽到這些話很快的回過身來）嬌嬌，不講這種話，讓我們高高興興地送尙先生去，

對了，明年這個時候，我們在——桂林，漢口，不，在北平再見。

太 行嗎？雲小姐，你講的話。

雲 當然行呀，尙先生，對嗎。大家都說，天快亮了。可是，——（回頭來看了一眼志恢，笑着

（尙先生，可是那時候，再見，你會不認識我了，——

志 爲什麼？

雲 一定的，我會變得很粗，像一個鄉下人，再不要打扮自己，再不會講俏皮話了，你覺得這樣

好嗎？

志 （爽朗地笑了，點了點頭）好，好得很，我祝你健康。

（遠遠的又是一陣急促的汽車喇叭聲音，文秀用眼色催促着小雲，走下一步，拍了拍志恢的肩膀），紫暉老弟，仗，也快打完了，可是我們要做的事，還多得很，這是一次最後的鍛鍊，再見，你，我，小雲，大家，讓我們好好的掙下去，——

志 多謝你。（緊緊地握了握他的手）相信我，文秀，我會，堅強起來的。

（小雲扶了咏芬，孟太太跟在後面，天漸漸的亮了，轟炸之後廢墟上，人還在掙扎，人還在磨鍊，東方已經升起了一朵紅雲，這彷彿告訴上路的人，等待着他們的將是一個爽朗的晴天

（幕下）

<p>美 文 集</p>	<p>花 都 巴 黎</p>	<p>風 流 雲 散</p>
<p>徐 遲 著</p>	<p>徐 水 合 譯</p> <p>愛 倫 堡 著</p>	<p>美·密西爾著 鄭安娜節譯</p>
<p>近風論， 動似格， 人。和却 是所同與 這處集一 本理于般 書理的裡 的問的理 的特題的 長，篇的 。是說， 莊深奧， 重的兩篇 的戰時報 情告則與 與美很其</p>	<p>樣成勒斯五期愛大 生熱發暴到間倫林 活動的動一第看 ，筆大，九本他 ，調戰，四，說 ，，，，，， 沉紀以陣年他 。了巴，慕一喜 。這各式陷尼個 書各樣和的地西 獲的地的下班牙 得法國活動內時 了史國人戰，代 大林，。戰，。一 獎金，他作，九 。怎用特西三</p>	<p>原鄭浩雲 著安娜繁散 精娜女，一 華女士，閱 ，士讀風 ，士精費， 未讀心時， 原節譯， 書者，社 尤全為 宜書讀 人計者 手一節 冊。八 頁，省 ，八 ，計 ，但 保特 持請</p>

<p>向日葵</p>	<p>依利阿德</p>	<p>我的心呀，在高原</p>	<p>戲的吟詞與 詩的朗誦</p>	<p>復活</p>
<p>袁水拍著</p>	<p>徐馬遲譯著</p>	<p>E. R. 彭斯 袁水拍譯著</p>	<p>洪深著</p>	<p>托爾斯泰著 夏衍改編</p>
<p>本集包含詩人之名作「寄給頓河上的向日葵」，道首詩曾在香港、桂林、重慶及南洋報紙雜誌上傳載，並屢次在各地朗誦會上博得好評。其餘各詩也是感情豐富，技巧美麗的力量。</p>	<p>古希臘史詩爲人類黎明時期燦爛的成果，譯者根據七種英譯本選譯其中名著之部份千行，附註釋二萬字。</p>	<p>彭斯是蘇格蘭最著名國民詩人。霍斯曼是二十世紀的英國第一流抒情詩人。最近訪英國在蘇格蘭曾遊覽彭斯的故鄉，遍覽詩人遺跡，即席朗誦氏之名篇。本書由新詩人袁水拍先生譯出，譯筆流暢忠實，可供朗誦。</p>	<p>本書爲中國話劇界前輩洪深教授多年實踐與理論活動中獲得之戲劇的法度，詩歌之憲章，爲今後戲劇界與詩壇奠基之作。郭沫若先生特爲之序。榮獲教育部嘉獎。劇人，詩人，觀衆，讀者充宜人手一冊。</p>	<p>根據L. 托爾斯泰原著小說，夏衍先生把一些出身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基本上却同具一顆善良底心的，人物，放在一個特殊環境裏面，描寫他們如何創傷，如何愛憎，乃至於如何到達了一個可能到達的結果。</p>

<p>為國爭光</p>	<p>春天的喜劇</p>	<p>蝴蝶與坦克</p>	<p>農奴的故事</p>	<p>南南同鬍子伯伯</p>
<p>蘇·西蒙諾夫著 孫師毅改訂</p>	<p>黃宗江編譯</p>	<p>美·海明威著 馮亦代譯</p>	<p>L·斯托爾著 馬耳泰譯</p>	<p>嚴文井著</p>
<p>本劇為蘇聯近代名家瓦·西蒙諾夫所著六景八場愛國戰爭佳劇。榮獲斯大林元帥戲劇獎金，經孫師毅先生精心改訂，附有導演過程順序之設計，為國內唯一獨創便於全國各地上演之劇本。</p>	<p>本劇包括黃宗江先生改編之蘇聯雅魯納爾所作「窈窕淑女」一劇去秋波「春郊外」，柴霍甫之「君子好逑」等獨幕劇。其中「窈窕淑女」及「君子好逑」等迭在重慶上演，為觀眾最喜愛的劇本。</p>	<p>本書是美國名小說家海明威描寫西班牙人民英勇反抗法西斯蒂戰時生活的小說。譯筆忠實流暢，人人值得一讀。</p>	<p>屠格涅夫說我讀了托爾斯泰的「農奴」故事之後，對於他巨大的天才的氣魄，頗為驚異，好多地方寫得真太好了！它使我的背脊骨寒顫，雖然我的背已經厚而且粗了。他真是一位大師，一位大師！</p>	<p>本書共收童話八篇，筆調生動，文體簡易，寫出最純潔的心靈，最豐富的幻想，充滿喜悅，更多教育意味，應宜人手一冊。教師，家長，兒童，尤不可不看！</p>

<p>黃金萬兩</p>	<p>飄</p>	<p>天上人間</p>	<p>千金之子</p>	<p>杏花春雨江南</p>
<p>魯覺吾著</p>	<p>美·密西爾 柯靈女士改編</p>	<p>夏衍著</p>	<p>美·奧達茨著 馮亦代譯</p>	<p>于伶著</p>
<p>本劇作者魯覺吾先生刻劃目前抗戰大後方人物諷刺 詼諧，對於目前公務員生活尤體貼入味，爲去年于伶先 生所著獲獎名劇「杏花春雨江南」姊妹作。</p>	<p>名劇作家柯靈先生將美國近年最著名小說「飄」即 "Gone with the Wind"，改編爲中國背景，中國人 物之四幕劇。曾在上海公演，轟動全滬，大後方各地亦 將準備公演。</p>	<p>深刻地刻劃人物，細膩地描寫故事。夏衍先生代表 作。本劇曾在全國各地上演，屢演不衰，極得好評。</p>	<p>這戲劇的故事不祇是一個鬥爭者的故事，却是一個 偉大鬥爭的寫實——一個不論我們職業如何，都被包括 在內。本劇美國攝有電影，曾在重慶昆明等地放映 ，轟動一時，極得觀衆好評。</p>	<p>本劇描寫江南游擊隊之艱苦戰鬥，忠勇緊張。曾在 全國各地上演，極得好評，榮獲中央圖書審查委員會嘉 獎。</p>

寂 寞	黑 城 諜 窟	震撼世界的十日	托爾斯泰散文集	金 髮 大 姑 娘
羅 蓀 著	J·B·普列萊斯·王友竹譯	美·約翰·蕾特·郭有光譯	托爾斯泰著 徐遲譯	史坦培克等著 亦代水拍合譯
<p>本書為作者近年所寫短篇小說之結集，反映時代青年精神生活，至為深刻，尤以在淪陷區中備受敵偽殘酷之壓抑，靈魂的控訴，更屬真切。全書計八萬餘字。</p>	<p>英國文壇老將戰後名著！一反法西斯間諜小說之王！曲折新奇令人拍案叫絕！一卷在手使人樂而忘餓！</p>	<p>本書作者在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時適旅居在彼得堡，將這一個震撼世界的十日寫成報告文學，現在已經成為一本歷史名著。作者是美國人死在蘇聯，遺體葬在紅場，本書由列寧作序。</p>	<p>本書所包含的三篇光輝論文，處理是烟酒問題，兩性的問題，和一個好人的第一步的問題。這些早表現在一戰爭與和平之後，用藝術的手腕一條條寫出來。重新經原作者深思之後，托爾斯泰的譯者，所以對了。譯者同為四十萬言的「托爾斯泰」的譯者，所以對於原作者及托爾斯泰精神極有研究，精選了這一篇文章用流暢的筆調譯出。</p>	<p>英美當代名家短篇傑作：或寫祖孫三代之工人，或寫嫁人如看場電影的紐約婦人，或在這些小品中窺見一斑。史坦培克的真誠毛姆的辛辣，可以在這些小品中窺見一斑。史坦培克依雪鳥所寫納粹上台前的德國為本書特色。</p>



<p>芳 草 天 涯</p>	<p>甘 地 論</p>	<p>邊 鼓 集</p>
<p>夏 衍 著</p>	<p>止 默 著</p>	<p>夏 衍 著</p>
<p>鏡女一作者多個戀代 子人這者少問愛有誰 去是兒第人爲苦看個都 觀我所一爲了悶法時說 察們的寫部了這，。代一 自的以這，有在的戀愛 己鏡不是愛問多少個愛 把子甜爲主題而樵悴了 ，密是劇作寶貴的自命 ，那辛酸。他自已所說 麼讓每個青年男女從這 一</p>	<p>研神以 究，問本 聖並答書 雄附體材 甘甘地地 地自明旅 及著一印 印一建真 度情設方 形者，案 ，不意義 可不與地 看。位。精</p>	<p>，彌運所兩 尤及素週本 宜時來知不 人提出以夏，還 手了莫衍這 冊。許大的先生 。多的關切和 寶貴的意見。 愛好劇運的 讀者</p>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芳草天涯

定價 每本 國幣 元

---

著 作 者 夏 衍

發 行 人 沈 鳴 和

發 行 者 美 學 出 版 社

重慶 九尺坎鐵板街第六號本社

上海 河南路一七六號戲學書局

印 刷 者 上 海 洪 興 印 刷 所

中華民國卅四年十二月三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3644B

